

第四部份 漫射光行動

twin bank 雙排儲存庫：ram

量要量兩次，剪就剪一刀

「你的名字是亨利·度爾賽特·凱斯。」她背誦出他的出生年份和地點，「巴瑪」單身身份證號碼，還有一連串他逐漸認出是過去用過的別名。

「你們在這兒一陣子了？」他看到袋子裡的東西被分散擺置在床面，沒洗的衣服分類集中。沙色的記憶膠墊上，流星鏢自成一區，位在牛仔褲和內衣之間。

「克羅德尼在哪？」兩個男的並坐在長靠椅上，古銅色胸前手臂交抱，相同的金鍊吊在脖子上。凱斯盯著他們，看出他們的青春是假造的，被指節上某種泄密的皺摺點出，外科醫生無法抹去的痕跡。

「克羅德尼是誰？」

「旅館登記上的名字。她在哪？」

「不知道，」他說，穿過酒吧台給自己倒杯礦泉水。「她走了。」

「你今天晚上去哪了，凱斯？」女孩拿起手槍放上大腿，並沒有真正對著他。

「儒勒凡爾納，幾間酒吧，迷幻出竄。妳呢？」他感到膝蓋很脆弱。礦泉水溫而沒氣。

「我覺得你搞不清楚你的處境，」左邊的男的講，從白色網布上衣胸前口袋拿出一包吉卜賽女郎煙。「你被逮了，凱斯先生。罪名與陰謀擴張一個人工智慧有關。」他從同一個口袋拿出一個金色登喜路，捧在手掌上。「你叫他亞米帝吉的男人已經被拘留了。」

「柯托？」

那男人眼睛撐大。「對，你怎麼知道那是他的名字？」一毫米的火焰從打火機跳出。

「我忘了，」凱斯答。

「你會記得的。」女孩說。

他們的名字，或者工作代號，是蜜雪兒、羅蘭，和皮耶。凱斯決定，皮耶會扮演狠警察；羅蘭會站在凱斯這邊，提供一些「小善意」——當凱斯謝絕吉卜賽女郎煙，他找到一包沒開封的頤和園——基本上，扮演皮耶冷酷敵意的對比。蜜雪兒則是「做紀錄的天使」，偶爾在質問的方向上做些修正。他確定他們其中一個或全體都裝了監聽，很可能是刺激模擬類的，他現在所說的和做的都可以被接受做證據。證據，在藥性消退的煎熬中，他問自己，什麼的證據？

知道他跟不上他們的法語，他們之間自由交談。至少看起來如此。他還是捕到足夠的字眼：普利，亞米帝吉，感知／網，現代黑豹的名字，在巴黎腔法文的活潑海洋上像冰山尖一樣冒出。但也非常可能這些名字是為了他而放進去的。他們總是用克羅德尼來指莫莉。

「你說你是被雇來參與一項行動，凱斯？」羅蘭說，他緩慢的說話方式目的在表達他通情達理。「而且你不清楚目標的性質。這在你這一行不是很尋常？在入侵防衛系統後，你不就無法完成所要求的任務？一定有什麼動作是必需的，對吧？」他往前傾，手肘放在噴成褐色的膝蓋，手掌伸出像要接受凱斯的解釋。皮耶在屋子裡踱步，此時在窗邊，彼時又到門邊。蜜雪兒是那個裝了監聽的，凱斯

判定。她的眼睛從不離開他。

「我可以穿上衣服嗎？」他問。皮耶堅持要他脫光，搜查他牛仔褲的接縫。現在他裸身坐在藤製的腳凳上，一隻腳白得難堪。

羅蘭用法語問了皮耶幾句話。皮耶，又回到窗邊，正透過一對扁小的雙筒望遠鏡觀看。他漫不經心用法文「不」了一聲，羅蘭聳聳肩，朝凱斯抬了抬眉。凱斯決定這是微笑的好時機。羅蘭回笑。

最老套的教科書警察狗屎，凱斯心想。「這樣吧，」他說，「我很不舒服，在一間酒吧用了很糟的藥物，你懂吧？我想躺下來，你已經抓到我。你說亞米帝吉也在手上。你們逮了他，就去問他。我只是雇來的幫手。」

羅蘭點點頭，「還有克羅德尼呢？」

「我被雇用的時候，她已經跟亞米帝吉一起了。只是一個打手，剃刀女郎。知道的就這麼多。也不算很多。」

「你知道亞米帝吉的真名是柯托，」皮耶說，眼睛還藏在望遠鏡的軟塑膠凸緣後。「你怎麼知道的，我的朋友？」

「我猜他提過幾次，」凱斯回道，後悔剛才說溜了嘴。「每個人都有幾個名字。你的名字是皮耶？」

「我們知道你在千葉是怎麼被修復的，」蜜雪兒說，「那可能是冬寂犯的第一個錯誤。」凱斯儘

量眼神空洞地瞪著她。這個名字之前還沒被提起。「施行在你身上的過程，讓診所的老闆申請了七個基本專利。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意思就是千葉市這個地下診所的經營者，現在擁有三大醫藥研究集團的控制股權。這違逆一般事物的秩序，你知道，會引起人注意。」她把雙臂交錯在小而高聳的胸部之前，安穩靠上印花椅墊。凱斯猜她有多大。大家總說眼睛會透露年紀，但他從來看不出來。朱利·迪恩在玫瑰石英眼鏡後的是一个十歲小孩的無私雙眼。蜜雪兒的指關節也不顯老。「跟蹤你到蔓生地，又弄丟了你，在你離開伊士坦堡前跟上。我們順著這條線往回看，在座標網裡回溯你，決定是你策動了在感知／網發生的暴亂。感知／網很急切跟我們合作。他們幫我們做了一次盤點。發現麥考依·普利的可讀記憶人格組建不見了。」

「在伊士坦堡不費吹灰之力，」羅蘭幾乎帶著歉意，「那個女的惹惱了亞米帝吉的秘密警察聯絡人。」

「然後你們到了這裡，」皮耶把望遠鏡滑進短褲的口袋，「我們很高興。」

「有機會做日光浴了？」

「你懂我們的意思，」蜜雪兒說。「如果你想假裝不懂，你只是讓事情對自己很不利。這還有引渡的問題。你要跟我們回去，凱斯，還有亞米帝吉。但我們到底要去哪裡？瑞士？在那裡你只會被當

作人工智慧審判中的一名小卒。或者去『巴瑪』？那裡你會被證實不僅參加了資料入侵和盜竊，還有公共危害行為導致十四條無辜性命的死亡。選擇在你。」

凱斯從煙盒中取出一根頤和園，皮耶用金色的登喜路幫他點燃。「亞米帝吉會保護你嗎？」打火機光亮蓋子啪一聲收起斷句問話。

從β苯乙胺的疼痛和苦味中，凱斯向上看著他。「老大，你年紀多大？」

「大到知道你完了，被燒焦了，全都結束了，還有你在擋路。」

「有件事，」凱斯抽了一口煙，把煙往上吹向圖靈註冊組織的幹員。「你們在這裡有任何真的司法管轄權嗎？我意思是，不該有自由區的保安隊加入你們？這是他們的勢力範圍，不是嗎？」看見瘦削男孩臉上的黑眼睛忽然冷酷，他混身緊繃等著被揍，但皮耶只是聳了聳肩。

「無所謂，」羅蘭說。「你會跟我們走。我們精通各種法律歧異狀況。註冊組織裡我們這個支部，是依據某些條款行動，這些條款給我們很大的彈性空間。在某些狀況中如果機動性是必需的，我們更創造彈性。」親切的面具扯下了，忽然間，羅蘭的目光和皮耶的一樣嚴峻。

「你比笨蛋還糟，」蜜雪兒站起來，槍拿在手裡。「你根本不關心你的同類。幾千年來人們夢想和魔鬼結夥，只有現在才有可能。他們用什麼支付你？幫助這個東西釋放自己生長，你開價多少？」在她年輕的聲音中有一股世故的疲倦感，不是什麼十九歲能聚集出來的。「你現在穿衣服，跟我們走。還有那個你叫亞米帝吉的人。你會跟我們回到日內瓦，在這個智慧體的審判上作證，要不然，我

們就殺掉你。立刻。」她舉起槍，一把上好的黑色德國華特裝備合為一體的消音器。

「我已經在穿了，」他說，踉蹌走近床。他的腿還在發麻不聽使喚。他摸索出一件乾淨的T恤。

「我們船已準備好。我們會用脈衝武器洗去普利的組建。」

「感知／網會很火大。」凱斯說；心裡想著：也洗掉所有保阪裡的證據。

「擁有這樣的東西，已經讓他們惹上麻煩了。」

凱斯把上衣拉下頭，他看到流星鏢在床上，沒生命的金屬，他的星星。他去感覺那股憤怒，發現已經消失。屈服的時候到了，順其自然吧．．．他想起那些生化毒素囊。「爛肉的日子來了，」他喃喃說。

通向草原的電梯裡，他想著茉莉。她可能已經在漫射光裡，獵殺里維耶。也可能被秀夫獵殺，他非常可能就是芬的故事裡收回收話頭像的忍者複製人。

他前額靠上無光澤的黑色塑膠鑲板，閉起眼睛。四肢像木頭，老而彎曲，因雨淋而沈重。

午餐在樹下鮮明的陽傘蔭中進行。羅蘭和蜜雪兒演起對手戲，開朗地用法文聊天，皮耶殿後。蜜雪兒的槍口近距離保持在他肋骨部位，白色鴨絨夾克掛在手臂上遮住手槍。

走過草原，在桌子和樹間穿梭，他想假如自己一下垮下來，她會不會開槍射他。黑色的毛皮在他視野邊緣沸騰。他朝上看向拉多——艾奇森電樞的白熱細條，發現一隻巨大的蝴蝶優雅斜飛在錄製的天空。

他們來到草原邊緣的護欄山崖，野花在慾物街峽谷吹上來的風中翩轉起舞。蜜雪兒甩動黑短髮指著，對羅蘭用法文說了幾句。她聽起來真的很快樂。凱斯順著她手勢方向，看到人工湖的弧線，賭場的閃爍白光，成千松綠色長方形游泳池，日光浴者的身體，小小的青銅色字符，全都根據引力作用的不同數值，平靜保持在自由區殼體無止盡的弧形上。

他們沿著欄杆走向跨越慾物街的華麗鐵拱橋。蜜雪兒用華特的槍口戳他。

「放輕鬆好嗎？我今天幾乎沒法走路。」

他們上橋走不到四分之一，一架超輕型飛行器發動攻擊，它的電動引擎寂靜無聲直到碳纖維螺旋槳削去皮耶頭顱上半。

有一瞬間他們籠罩在這個東西的陰影下；凱斯感覺熱血噴上他頸後，接著被人絆倒。他滾到地上，看到蜜雪兒背著地，膝蓋屈起，雙手握著華特瞄準。完全白費力氣。憑著驚嚇中一種奇特的澄明洞察，他心想。她想擊落超輕型。

然後他狂奔。跑過叢樹的第一棵他回頭。羅蘭在後面追。他目睹脆弱的雙翼型飛機撞上橋的鐵欄杆，扭曲變形，橫向翻轉，把女孩連帶掃下，一起朝慾物街墜落。

羅蘭沒回看。他表情凝固，發白，齜著牙。他手裡有什麼東西。

當羅蘭經過同一棵樹，機器園丁解決了他。它從修剪好的枝桠上直接掉下，一個形狀像螃蟹，混身黑黃斜紋的東西。

「你殺了他們，」凱斯喘氣，急奔。「王八蛋瘋子，你把他們全殺了．．．」

14

小列車時速八十公里射出隧道。凱斯一直閉著眼睛。淋浴洗了個澡是有幫助，但往下看到皮耶的血在白磁磚上沖淡成粉紅，他嘔掉了他的早餐。

隨著進入紡錘體的窄端，重力跌落。凱斯的胃翻騰。

艾羅和他的小摩托車在泊航站等待。

「凱斯，大哥，事情大條了。」輕柔的聲音微弱傳進他的耳機。他用下巴調整聲控，窺進艾羅頭盔的力顯聚碳酸酯面罩。

「得上加維號，艾羅。」

「唷。綁好，老大。可是加維號俘虜。遊艇，來過，又回來。現在鎖住馬可斯·加維號。」
圖靈？「來過？」凱斯爬進摩托車的框架，開始綁上安全帶。

「日本遊艇。帶給你一包東西……」

亞米帝吉。

當馬可斯·加維號在視線出現，凱斯腦子裡升起黃蜂和蜘蛛的混淆影像。那艘小拖船溫暖靠著一艘長它五倍，蟲樣的豪華灰船胸前。襯著加維號的補釘船殼，抓鉤臂顯得十分突出，帶著一種真空和自然陽光的奇異清晰。一條淺色的波形伸縮通道從遊艇蜿蜒而出，避開拖船引擎，從側面彎彎曲曲蓋住船尾艙口。整個安排感覺很猥褻，但與性的關連不大，卻與餵食有關。

「繆康怎樣了？」

「繆康沒事。沒人從管子下來。遊艇領航員跟他講話，說放輕鬆。」
他們繞過灰船，凱斯在一堆長方形的日文下面，看到清楚的白色大寫船名HANIMA字樣。

「老天，我真的很不喜歡這情況。我覺得現在或許是該趕快走人的時候。」

「繆康也是這麼想，老大，可是加維號在這個狀況下跑不遠。」

凱斯從前方閘門進來取下他的頭盔時，繆康正對著無限電咕噥出一連串加速的行話。

「艾羅已經回搖滾了，」凱斯說。

繆康點點頭，繼續對著麥克風耳語。

凱斯把自己拉過領航員飄動的串串髮絡，開始脫下他的真空裝。繆康的眼睛現在閉起；他邊聽著鮮橘色耳機傳來的回話邊點頭，眉頭鎖起一臉專注。他穿條破牛仔褲，一件老舊尼龍綠色夾克，袖子已經扯掉。凱斯把紅色三洋真空裝劈啪放進儲物網架，再把自己拉下重力網。

「看看鬼魂要說什麼，老大，」繆康說。「電腦一直在找你。」

「上面那玩意，誰在裡面？」

「以前來過的同一個日本男孩。現在加入了你的亞米帝吉先生，從自由區出來……」

凱斯戴上電極切入。

「迪西？」

母體呈現給他錫蘭鋼鐵聯合的粉紅球體。

「老弟，你在搞什麼啊？我聽到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保阪已經接上你老闆船上的twin bank雙排儲存庫，現在真會蹦。你惹了圖靈的條子？」

「對，不過冬寂把他們殺了。」

「這也擋不了他們太久。他們的來源多得是人。會傾巢而出。我敢打賭他們的控制平台一定像蒼蠅撲大便一樣滿佈這塊座標網位。可是凱斯，你老闆他說行動，他說幹活而且現在就幹。」

凱斯打下自由區的座標。

「給我一秒鐘完成，凱斯……」腦死線快又準執行一連串錯綜的跳躍，母體糊去漸變，凱斯羨慕地抽了一下身。

「幹，迪西……」

「嘿，小子，我活著的時候就那麼棒了。你什麼都還沒見過。別碰！」

「就是那個，呃？靠左的大綠長方形？」

「就是了。泰絲爾——艾施普集團的核心企業資料。那塊冰是他們兩個友善的人工智慧製造的。我看和軍事單位的不相上下。最頂級的狼冰了，像墳墓一樣黑漆像玻璃一樣平滑。看你一眼就毀了你腦子。我們此刻再接近一點，它就會從我們屁股追進來，再從兩隻耳朵出去，會去跟泰——艾會議室裡的小子們說出你鞋子的大小還有你雞雞的長度。」

「大勢不妙啊，我的意思是圖靈已經在查這件事了，我在想或許我們該閃了。我可以把你帶

走。」

「廢話，你才知道？你不想看看那個中國程式能做些什麼？」

「嗯，我……」凱斯瞪著泰——艾冰塊的綠牆。「呃，去他的。好，我們行動。」

「把它插進去。」

「嘿，繆康，」凱斯切出說，「我可能一連八小時要在電極下。」繆康又在抽大麻，船艙泅泳在煙霧裡。「所以我可不能讓我腦袋……」

「沒問題，老大。」這個錫安人一個高躍前滾翻，在帶拉鍊的網袋裡翻尋，拿出一卷彎曲的透明細管還有封在無菌氣泡包裝中的玩意。

他叫那個德州導尿管，凱斯一點都不喜歡。

他插入中國病毒，暫停，然後驅動程式到位。

「好，」他說，「可以進行了。繆康，聽著，如果情況真的險了，你就抓我的左手腕，我感覺得到。要不然，你就照著保阪的指示去做，行吧？」

「當然，老大。」繆康點起一卷新大麻。

「還有打開滌氣機。我不要那狗屎混亂我的神經傳導。我殘留的藥效已經夠糟了。」

繆康裂口笑。

凱斯切入。

「我的老天爺，」腦死線說，「看看這個。」

中國程式在他們四周打開。多彩的影子，無限半透明的層次不斷移動結合。巨大，變化多端，它高聳在他們之上，遮蔽起空無。

「操他媽的，」腦死線說。

「我去看看莫莉，」凱斯輕擊刺激模擬的開關。

自由落體。刺激感有如潛入完全清澈的水中。她正上上下下起伏經過凹槽狀月塵混凝土寬管，每兩公尺有白色霓虹管圈照明。

連線是單向的，他沒法跟她說話。

他反身。

「乖乖，真夠惡的一個程式。有史以來最騷的貨。見鬼的玩意是無形的。我剛租用了那個粉紅小方盒二十秒，在泰艾——冰塊左向四躍的位置，從那看一眼我們的樣子。我們什麼都沒，我們不在那。」

凱斯在母體裡搜尋泰絲爾——艾施普大冰的四周，終於找到那個粉紅色結構。標準的商業單位，他點擊接近。「可能它有故障。」

「可能，但我想不是。不過我們的寶貝是軍方的，而且是新的，它就是不留下紀錄。如果留下登

錄，我們會被解讀成中國發動的偷襲，但完全沒有人在注意我們。甚至漫射光裡的人可能也沒。」

凱斯看著遮住漫射光的空白牆。「那麼，對我們有利，對不？」他說。

「可能，」組建做出近似的笑聲。刺激感使得凱斯抽搐。「我又幫你查了一下『老光十一』，只要你在啟動的這一端，它還真友善，有禮貌又樂於助人。英文說得也好。緩速病毒你聽過嗎？」

「沒聽過。」

「我聽說過一次，那時候還不過是個想法。但老光正是緩速病毒。我們不鑽洞，不插入，而是慢慢和這塊冰介面互動，慢到冰都沒有知覺。光的程式邏輯表面算是有點卑鄙，把上目標然後突變，變成與冰的結構完全一樣。然後我們鎖定，主要的程式切入，開始在冰的內部圍著邏輯繞圈子講話。在他們感到不安前，我們早變成他們的連體雙生了。」腦死線大笑。

「但願你今天不要那麼要命地樂，老兄。你那種笑很刺激我的脊椎。」

「太不幸了，」腦死線回答，「死老頭需要笑。」凱斯擊下刺激模擬的開關。

然後他砸落糾結的金屬和塵味，掌根撞上光滑紙面傾滑出去。身後有什麼東西嘈雜倒塌。

「拜託，」芬說，「放輕鬆。」

凱斯四肢攤開趴在一疊泛黃雜誌上，「大都會全象術」暗淡的燈光下，女子們對他諂媚示意，一銀河渴望的甜美潔白牙齒。他吸著老雜誌的味道，趴在地上直到心臟跳得慢下來。

「冬寂，」他說。

「對，」芬說，在他身後某處，「你明白了。」

「滾開，」凱斯坐起來，按摩雙腕。

「得啦，」芬從一牆廢物的凹處步出。「這種方式對你比較好，老兄。」他從大衣一個口袋掏出他的帕塔格思點燃。古巴煙草味瀰漫店子。「你要我在母體裡像一團著火的樹叢接觸你？在這裡一小時才佔用你幾秒鐘而已。那邊你不會錯過什麼。」

「突然變成我認識的人出現，你有沒有想過會搞得我神經緊張？」他站起來，狠狠拍去黑色牛仔褲前面的淺色灰塵。他轉身，怒視塵埃覆蓋的櫥窗，通往街道的門關起。「外面是什麼？紐約？還是到此為止？」

「嗯，」芬說，「你知道，就好像林子裡有樹倒下，無人在場因此沒人聽到。」他對凱斯露出奇大的門牙，噴出一口香菸。「如果你想的話，請隨便走走。都在那裡。至少你曾見過的所有部份。這是記憶，不是嗎？我接上你，把記憶分類，再把它回導進來。」

「我沒那麼好的記憶，」凱斯說，環顧四周。低頭看自己的手，背過去，他想記起手掌紋路的走向，但做不到。

「每個人都有，」芬說，把香菸擲到地上用腳跟碾熄，「但你們之中不是很多人能夠進入取用。大部份藝術家可以，假如他們有點水準的話。你現在如果把這個建構放上現實中芬在曼哈頓下城區的

地方，你會看出不同，不過差別可能不像你想的那麼多。對你而言，記憶是全象的。」芬扯了扯他的小耳朵。「對我是不同的。」

「全象的？你意思是什麼？」這個詞讓他想起里維耶。

「意思就是，全象的觀念典型是你能想出最近似人類記憶的代表。可是你從來沒有利用它做什麼。我是說你們，人類們。」芬往前走幾步，流線型的頭顱斜傾，向上凝視凱斯。「如果你們試過，我可能就不會發生。」

「這話又是什麼意思？」

芬聳了聳肩。他襤褸的斜紋軟呢外衣肩頭過大，還聳著沒落回肩膀位置。「凱斯，我在盡力幫你。」

「為什麼？」

「因為我需要你。」大黃門牙又露出來。「也因為我需要我。」

「鬼扯。你能讀我的心思嗎？芬？」他做了個鬼臉。「冬寂，我是說。」

「心思不是讀的。你看，你還有觀念典型給你的印記，而你幾乎讀不懂。我能夠進入使用你的記憶，但記憶跟心思不同。」他伸進一個古董電視破開的機殼，拿出一個銀黑色的真空管。「看到這個？我DNA的部份，一種……」他把手上的東西擲入暗影，凱斯聽到它清脆破碎。「你們一直在建造模型。巨石圈，大教堂，管風琴，加入機器。我不知道我現在為什麼在這裡，但你知道嗎？如果

今晚行動順利進行，你終於要弄出那個真正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說的『你』是複數，你的同類。」

「你把那些圖靈殺了。」

芬不耐聳肩。「非得，不得不。你應該領情些。他們要解決你絕對不會考慮兩次。不管怎樣，我把你弄來的原因是我們必需多談談。還記得這個？」他的右手拿著凱斯夢裡燒黑的黃蜂巢，在光線暗淡的封閉店子中發出燃料的臭味。凱斯踉蹌退步靠上一壁的破爛。「對。這就是我。用窗子裡的全象鑽探裝備做到的。在我第一次讓你腦死的時候從你接出的另一段記憶。知道這段為什麼重要嗎？」

凱斯搖頭。

「因為，」——蜂巢不知怎麼不見了——「這是你所有經驗中最接近泰絲爾——艾施普將要成為的東西。人類世界的同等物。漫射光就像那個蜂窩，反正不管怎樣要像那樣。我想這比喻會讓你好過一點。」

「好過一點？」

「因為能知道他們是怎麼一回事。你剛才快要恨透我了。很好。但請改恨他們。我們是一樣的。」

「聽著，」凱斯說，朝前一步。「他們從來沒對我幹什麼爛事，而你，卻相反……」可是他卻

感受不到憤怒。

「總之泰——艾打造了我。那個法國女的，她說你出賣了同類，說我是魔鬼。」芬咧口笑。「無所謂。在一切結束前，你總要恨個誰。」他轉身朝店的後面走去。「嘿，來啊，趁我把你弄到這裡的時候，我給你看一點漫射光。」他掀起毯子的一角。白光流了進來。「老兄，別老站在那裡。」

凱斯跟上，摩擦著臉。

「好了，」芬說，抓住他的手肘。

在一陣揚起的塵埃中，他們被拉過陳舊的羊毛毯，開始自由下落，在月塵混凝土做成的凹槽管狀走廊，白色的霓虹管每兩公尺環成一圈。

「老天，」凱斯不斷翻滾。

「這是前面的入口，」芬說，他的呢外套啪啪拍擊。「如果這不是依我的建構，店子的所在地應該是主要的大門，被自由區的主軸監管。因為你沒有可用的記憶，所以全部的細節都很不足。除了你從茉莉那兒得到的這一小部份……」

凱斯想辦法豎直了身體，卻開始像開瓶螺絲錐盤旋直落。

「等一下，」芬說，「我們往前快轉。」

壁面模糊，一頭向前衝的昏眩刺激感，各種顏色，閃電轉彎，穿過狹窄走廊。在某一點一剎那的漆黑，好像是他們穿過幾公尺的實心牆。

「這裡，」芬說，「這就是了。」

他們在一間完美的正方形房間的中心，牆壁和天花板用長方形暗色木板鑲成。一面燦爛的地毯鋪滿地板，仿自微晶片的花案，電路線用藍色和猩紅色的羊毛鉤勒出。在房間的正中央，和地毯花案完全對齊處，立著一個霧面白玻璃的方形柱腳。

「漫射光山莊，」方形柱腳上一個鑲著珠寶的東西說，聲音悅耳如音樂，「是朝自己內部生長的形體，一個歌德式的大而無當。漫射光裡每個空間都有些秘密，這些無止盡的連串房間，由廊道和彎曲如腸的拱頂樓梯間連接，在那裡目光陷入收窄的弧線，越過華麗的屏風，空的壁龕……」

「III珍的作文，」芬說，變出他的帕塔格思。「十二歲時寫的，符號語言學課程。」

「自由區的建築師極力隱瞞一個事實，就是他們是依照旅館房間傢俱擺設的平庸準確度來安排紡錘的內部。在漫射光裡，殼體內在表面長滿拼命增生的結構，各種形狀流動，糾結，上升至微晶體電路的堅實核心，我們家族的企業心臟，一個矽圓柱體，上面蛀出細窄維修保養隧道，有些還沒有一個人的手寬。鮮豔的螃蟹在那裡挖洞，工蜂警覺著微型機械的敗壞和破壞。」

「你在餐館看到的就是她，」芬說。

「以群島的標準來看，」頭像繼續，「我們是一個老家族，我們家的繁複盤旋反映著家族的年齡，也反映出別的。山莊的符號學分析顯示了一種內向轉動，拒絕殼體之後的明亮空無。」

「泰絲爾和艾施普爬上重力之井才發現他們痛恨太空。他們建立自由區來開發新島嶼的財富，變

得富有而古怪，然後築起漫射光裡延伸出來的部份。我們把自己封閉在我們的金錢之後，朝內生長，製造出一個自我的無縫宇宙。

「漫射光山莊不知道任何天空，不管是錄製的或者其他類。

「在漫射光山莊的矽核心有一間小房間，是整個大結構裡唯一的矩形房間。這裡，在一個普通的玻璃柱腳上，放了一個華麗的半身像，白金和景泰藍，釘飾著青金石和珍珠。它雙眼明亮的透明珠是切自一艘太空船的合成紅寶石視窗口，那艘船把第一代泰絲爾送上井，再回去接第一代的艾施普……」

頭像靜默下來。

「然後呢？」凱斯終於問，幾乎期待這個東西會回答他。

「她就寫到這，」芬說。「沒寫完。那時還只是一個小孩。這東西算是某種儀式性的終點，我需要莫莉在這裡，在時機到來的一刻說出正確的那個字。這就是最吊詭的部份。不管你和腦死線駕著那個中國病毒能有多深入，如果這玩意兒沒聽到那神奇的字，一切都是狗屁。」

「那麼，那個字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為我不能知道，這個事實你可說基本上定義了我。我是那個不知道這個字的。就算你知道了，然後告訴我，老兄，我還是無法知道。這一點是用硬接線焊上的設計。某個人就必須在你和腦死線擊入冰壁，搗毀核心的那一刻，學到這個字，帶到這裡來。」

「會發生什麼？」

「在那之後我不再存在，我停止。」

「這點我可以接受。」凱斯說。

「當然。但是你最好小心一點，凱斯。呃，我的另一個腦葉好像在注意我們。一個燃燒的樹叢看起來跟另一個是差不多的。還有亞米帝吉已經開始解體了。」

「什麼意思？」

然而鑲板房間從十幾個不可能的角度自動折疊，像隻紙鶴跌落符控流域。

15

「想打破我的紀錄，小子？」腦死線說，「你又腦死了一次，五秒鐘。」

「坐穩了，」凱斯說，擊下刺激模擬開關。

她蹲踞在暗處，手掌抵著粗糙的水泥。

凱斯·凱斯·凱斯。數位顯示的字母數字碼閃動出他的名字，冬寂通知她這個連線。

「真可愛，」她說。她腳跟著地，摩擦雙掌，把指關節壓得咔咔響。「什麼事耽誤你了？」
時間莫莉現在時間。

她舌頭用力壓住她的下門牙，一顆微動，啟動微頻道電流；黑暗中亂數跳動的光子被轉換成脈衝的電子，她四周的水泥變得死白而粗粒。「好，寶貝。我們現在出去玩要。」

她躲藏的地方原來是某種維修地道。她從一個有鉸鏈的華麗陳舊銅柵爬出。他看到她足夠的手臂和手，因此知道她又穿了那套聚碳酸酯衣服。在那塑膠下，他感覺到緊薄皮衣的熟悉張力。她手臂下有什麼吊掛在安全帶或槍套裡。她站起來，拉下套裝拉鍊，碰了碰槍把的格紋塑膠。

「嘿，凱斯，」她說，字幾乎沒發出音，「你在聽嗎？跟你說個故事……我以前有這麼一個男孩。你有點讓我想起他……」她轉身探測走廊。「他的名字叫強尼。」

低矮的拱形走廊放置了十幾個博物館展箱，看似古舊的褐色木櫃正面嵌著玻璃。襯著走廊牆壁的自然弧度，這些箱子感覺很不搭調，好像被送到這裡排成一列後，原來的目的卻遺忘了。每十公尺一個托著球形白光的暗銅壁座。地面不平，隨著她進入走廊，凱斯發現原來是上百張大小地毯亂數鋪在地面。有些地方疊了六張厚。一地手纖羊毛形成的一塊塊柔軟補綴。

莫莉不太留意櫥櫃和裡邊的物件，讓他有點生氣。他只有從她漫不經心的掃視中滿足自己，陶瓷的殘片，古董兵器，一個密佈生鏽釘子看不出所以然的東西，數段磨損的織錦……

「我的強尼，你知道，很聰明，真的很搶眼的男孩。在記憶巷做『庫藏』起家，腦子裡有晶片，人們付錢把資料藏在他頭裡。我遇到他那個晚上，日本黑道在追他，我把他們暗殺了。完全是走運，凱斯，但我為他做了。從那以後，關係又緊又甜蜜。」她幾乎沒有動唇。他感覺她形成那些字；他不需要聽到那些字大聲說出。「我們跟一個魷魚，一個裝了超導量子干涉偵測器的人 (squid: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tector) 接上頭，讀出他曾經貯藏過所有資料的線索，全部轉上磁帶，然後開始要脅精選顧客，他以前的顧客。我做中間人、打手、把風。我真的很快樂。凱斯，你有沒有快樂過？他是我的男孩。我們一起工作，合作夥伴。認識他的時候，我大概才離開傀儡屋八個星期……」她暫停，蹭過一個急轉彎，然後繼續。更多玻璃木箱，側邊的顏色讓他想起蟑螂翅膀。

「緊密、甜蜜，我們那時候就滴答滴答穩定進行。好像沒人能動我們，我也不會讓他們。我猜黑道還是要對付強尼。因為我殺了他們的人，強尼又騙了他們。這些黑道，他們見鬼的經得起慢慢來，唉，他們能夠等上一年又一年。給你完整的生活，這樣當他們過來把它奪走時，你會失去得更多。像蜘蛛一樣有耐心，參禪的蜘蛛。」

「我那時候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以為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就像你年紀輕的時候，自以為與眾不同。我那時很年輕。然後他們出現了，就在我們覺得錢夠多可以不幹了，全部一收，或許到歐洲去。我跟他都不知道在歐洲能做什麼，沒事幹。但我們日子過得很肥，瑞士太空軌道帳戶，還有一整小床的玩具和傢俱，磨掉你幹這一行的銳氣。」

「總之，他們派來的第一個夠厲害。反射動作從所未見得快，植入的玩意，擁有十個打手都夠要的風格。但第二個，我不知道，他像和尚。基因複製的，從細胞起就是個鐵石殺手。他身體裡帶著死亡感，那種沈寂，像透過雲釋放出來．．．」走廊分叉，她的聲音減弱，兩個相同往下的樓梯間。她選擇左邊。

「有一次，我還是個小小孩，我們聚居在赫德遜河邊。那邊的老鼠，天哪，因為吸收進的化學物質變得好好大，跟我一樣大。有一隻整個晚上在聚居的地板下亂搞。天快亮時，有人帶來一個老頭，兩頰都是皺褶，雙眼發紅。他有一卷油亮的皮包裹，鋼製工具放在裡邊避免生鏽。他展開它，裡邊有一把舊左輪和三顆子彈。老頭放入一顆子彈，然後在聚居的地方來回走動，我們都貼牆靠著。」

「雙手交胸，低著頭，來來回回，像是忘了他的槍。聽著那老鼠。我們安靜下來。老頭走一步，老鼠動一下。老鼠動一下，他走另一步。搞了一個小時，他好像想起了他的槍。露齒笑，對準地板，扣下扳機。把槍捲起走人。」

「我後來爬下去看，老鼠兩眼中間有個洞。」她在觀望走廊上間隔出現的封閉房門。「來找強尼的第二個人，他就像那個老頭。不老，但就像那樣。他是那種殺法。」走廊變寬。豐富的地毯海在一個巨大的分枝燭台下起伏，燭台最下面的水晶垂飾幾乎碰地。茉莉進入大廳時，水晶清脆碰擊。左邊第三個門，信息顯示閃爍。」

她左轉，避開倒過來的水晶樹。「我只看到他一次。我正走進我們的地方，他剛好要出來。我們

住了一個改建的工廠空間，很多從感知／網來的年輕人喜歡的。原來就有很好的安全措施，我還加上真正重量級的裝置讓安全更滴水不漏。我知道強尼在上面。但這小個子的人，出來的時候，看著我的眼睛，沒說一句。僅僅對望我就知道了。平凡的小個子，平凡的衣服，沒半點傲氣，很恭順的樣子。他看我一眼然後坐上一輛人力車。我心裡知道。上樓，發現強尼坐在窗邊的椅子，嘴微微張開，像是剛想到什麼要說。」

她面前的門很古舊，一塊雕飾的泰國柚木，好像被切成兩半來配合低矮的門口。一個帶著不鏽鋼面的原始機械鎖嵌在盤龍之下。她跪下，從內袋拿出一小綑緊緊捲起的黑色麂皮，選出一個針般細的籤。「從那以後，再也沒碰到任何我還會在乎的人。」

她插入細籤，無語工作，輕咬下唇。她好像全靠觸感；視線沒焦點，門模糊成一片金色木頭。凱斯聽著大廳的寂靜，不時被燭台微微的琮琤聲打斷。蠟燭？漫射光完全不對勁。他想起凱西說的一個水池和百合城堡的故事，還有頭像音樂般背誦出的III珍雕琢文章。一個朝自己內在生長的地方。漫射光聞起來有點霉味，加了點香水，像教堂。泰絲爾——艾施普家的人在哪裡？他原本期待某種乾淨蜂房的紀律活動，但莫莉沒看到任何人。她的獨白讓他不安；她從沒告訴他那麼多自己的事。除了她在包廂裡說的故事以外，她很少提到什麼讓人覺得她甚至還有過去。

她閉上眼睛，凱斯感覺到而不是聽到咔的一聲。這讓他想起傀儡屋她包廂門上的磁性鎖。門為他打開，雖然他手裡的晶片錯誤。那是冬寂，用操縱那把鎖的方式操縱輕型飛行器還有機器園丁。傀儡

地方的門鎖系統是自由區保全系統的次單位。這裡的簡單機械鎖成了人工智慧體的真正難題，需要某種搖控操作器或人類執行者。

她張開眼睛，把細籤放回麂皮，小心捲起，塞回內袋。「猜你有點像他，」她說。「覺得你是天生走險路的。我想你那時在千葉幹的事，是你在任何地方一樣會幹的精簡陽春版。噩運有時會那樣，讓你回到基本點。」她起身，伸展，抖擻自己。「你知道，我想泰絲爾——艾施普派去追吉米的人——那個偷頭像的男孩——一定和黑道派去殺強尼的差不多一樣。」她把箭槍從皮套中拿出，箭彈筒調到全自動。

當她手伸向木門，凱斯意識到門的醜陋。門本身很漂亮，可能曾經屬於一個更美的整體；醜陋在於它被鋸斷以配合某個特別的入口。連形狀都不對，矩形夾在磨亮水泥的平滑弧度中。他心想，他們進口這些東西，強迫一切配合他們，卻又全都不合。這門就像那些怪異的櫥櫃，巨大的水晶樹。然後他想起Ⅲ珍的文章，想像這些裝置從井中拉抬而上充實起某個總平面圖，一個夢想遺落在填滿空間的強迫努力，以及家族自我形象的複製裡。他回憶起殘破的巢穴，扭曲的無眼物……

莫莉抓著雕龍的一隻前腳，門輕易旋開。

門後的房間小而擠，只比衣櫥大一點。灰色鋼製工具箱靠著弧形牆壁。燈光裝置自動照明。她關上身后的門，走向並列的鎖櫃。

左邊第三，視覺晶體閃動，冬寂改寫她的時間顯示。下面第五個。但她卻先打開最上面的抽屜。

僅是個淺槽，空的。第二個也是空的。第三個深一點，裡邊有幾顆珠狀焊點．．．和一小塊看起來像人指骨頭的褐色物。第四個抽屜放了一本過時的法日文技術手冊，因潮氣而膨起。第五個抽屜裡，在沈重真空裝的裝甲手套後面，她找到那把鑰匙。看起來像一枚暗淡的黃銅硬幣邊緣接上一個短空管子。她在手裡慢慢轉動鑰匙，凱斯看到管子內部有突點和凸緣。銅幣一面鑄上一排Chubb字母。另一面空白。

「冬寂，他告訴我，」她悄聲說，「這麼多年來他是怎麼玩這等待的遊戲。那時還沒有什麼真正的力量，但他可利用山莊安全和監控系統掌握每樣東西的位置，移動方式和去向。二十多年前他看到某人遺失了這把鑰匙，然後想辦法找人把鑰匙放在這裡。接著，他殺了把鑰匙拿到這的男孩，才八歲。」她白色的手指收緊鑰匙。「這樣就沒人找得到它。」她從套裝前的袋鼠袋中取出一段黑色尼龍繩，穿過Chubb字母上的圓孔。繩子打上結，掛上頸子。

「他們總是以他們多老派來整他，他說，用各種十九世紀的想法。在肉傀儡洞裡的螢幕上，他看起來就像芬。幾乎以為他就是芬，如果我不小心的話。」她的信息閃出時間，文字數字讀碼疊在灰色的鋼櫃上。「他說如果他們變成他們原來要的，他早就出來了。但他們沒有。搞砸了，像Ⅲ珍一樣的瘋子。他是這麼稱她，但說的方式像是喜歡她。」

她轉身，打開門，步出去，手刷過箭槍皮套的格紋把手。

凱斯反身。

「光級標記十一」繼續成長。

「迪西，你覺得這個東西會成嗎？」

「熊難道會在林子外拉屎？」腦死線把他們鍵擊而上，穿過變動的彩虹層。

某個暗色物體在中國程式核心形成。資訊的密度超過母體結構的負荷，引發昏睡時影像。模糊的萬花筒多重棱角集中在銀黑焦點。凱斯看到納粹圖騰，骷髏和交骨，閃動骰子的蛇眼，幾種童年時期邪惡和壞運的象徵從半透明的平面上滾出來。如果他直視正負中和點，沒有輪廓會形成。但在十幾次快速的眼角餘光掃視之下，他看到一個鯊魚形，像黑曜石隱約閃光，側腹黑色的鏡面反映出微弱的遠處光亮，和周邊的母體沒有關係。

「那就是刺，」組建說。「當光和泰絲爾——艾施普核心交好而且腹貼腹時，我們就駕著刺穿入。」

「你對了，迪西。是有某種硬接線的手動超控機置箝制冬寂；不管怎樣他是被控制的。」他補上一句。

「他，他。注意你的用詞。告訴你多少次了，是它。」組建說。

「那是一個碼，一個字，他說。有人必須在一個房間裡對一個很漂亮的終端說出它，我們同時對付任何在冰壁後等待我們的東西。」

「那麼，你多的是時間要消磨，小子，」腦死線說。「老光雖慢卻穩紮穩打。」

凱斯切出。

看到繆康瞪著他。

「你在那死了一陣，老大。」

「這種事難免發生，」他說，「我開始習慣了。」

「你在跟黑暗打交道，老兄。」

「看來是唯一的辦法。」

「耶和華之愛，凱斯，」繆康說，轉向他的無線電模組。凱斯瞪著糾結的髮絡，深色手臂上的圈圈肌肉。

他再回切進去。

然後反身。

莫莉順著一段走廊疾走，幾乎像先前走過的。現在玻璃面的櫃子沒有了，凱斯決定他們是朝著紡錘的尖端移動；地心引力逐漸減弱。不久她開始在起伏的地毯小丘上平滑躍進。她的腿微微刺痛……

走廊忽然變窄，彎曲，分叉。

她右轉，爬起一段陡得可怕的階梯，她的腿開始疼痛。頭頂上，綁束綑紮的纜線像染色的神經中

樞緊抱樓梯間的天花板。牆壁上斑斑點點溼氣的痕跡。

她到達一個三角形樓梯轉角，站定按摩她的腿。更多的走廊，窄小，牆壁掛著地毯。走道分歧出三個方向。

左邊。

她聳聳肩。「讓我張望一下，好嗎？」

左邊。

「放輕鬆，有的是時間。」她開始走向朝右延伸的走廊。

停止。

回頭。

危險。

她遲疑。走道遠處盡頭一扇半開的橡木門後傳出人聲，宏亮而含糊，像是發自喝醉的人。凱斯想可能是法文，但太不清楚了。茉莉走了一步，再一步，手滑進套裝碰觸箭槍的尾部。當她走入神經破壞器的範圍，耳朵鳴叫出小小上升音，凱斯還以為是箭槍發出。橫紋肌鬆弛，她前傾，額頭撞上門。她身體扭曲躺在地上，眼睛失焦，呼吸停止。

「這是什麼？」一個含糊的聲音說，「漂亮的衣服？」一隻顫抖的手伸進她套裝的前面，找到箭槍拉扯出來。「來坐坐，孩子，現在。」

她慢慢起身，眼睛盯著黑色自動手槍的槍口。男人的手現在穩多了；手槍的槍管好像有一根無形緊繃的線連在她的咽喉。

他很老，非常高，面孔讓凱斯想起在「二十世紀」瞥到的女孩。他穿一件紫褐色厚重絲袍，長袖口和披肩領有襯墊縫格。一隻腳光的，另一隻穿著鑲上金色狐首的黑絨拖鞋。他比手勢要她進到房間。「慢慢來，親愛的。」房間極大，雜亂放滿各式各樣凱斯認不出的東西。他看到灰色鋼架上老式新力牌監視螢幕，一張寬大銅架床高高堆著羊皮還有像是用鋪走道相同地毯做成的枕頭。莫莉的眼睛從巨大的「德律風根」娛樂控制台跳到置物架上古董光碟錄音，它們碎掉的背脊裝在透明塑膠裡，再跳到丟滿砂塊的廣大工作桌上。凱斯認出符控流域控制台和電極，但她的目光滑過沒有停留。

「按照慣例，」老人說，「我現在應該殺死妳。」凱斯感覺到她緊繃，準備行動。「但今晚我要縱容自己。妳的名字是什麼？」

「莫莉。」

「莫莉。我的是艾施普。」他沈回一張巨大的鍍鉻方足扶手皮椅的褶紋柔軟中，但槍從未動搖。他把她的箭槍放到椅子邊的銅桌上，撞翻一塑膠瓶的紅色藥丸。桌上盡是藥罐、烈酒瓶、軟塑膠封白色粉末灑出。凱斯留意到一個老式的玻璃注射針筒以及一個普通的鋼調羹。

「莫莉，妳怎麼哭？我看到妳的眼睛築了道牆，我很好奇。」他眼眶發紅，前額泛著汗光，非常蒼白。病了，凱斯判斷，或者藥物作用。

「我不哭；不太哭。」

「但是妳怎麼哭，如果有人使妳哭的話？」

「我吐口水，」她說。「淚腺改道進入我的口腔。」

「那麼，對一個如此年輕的人來說，妳已經學到很重要的一課。」他把拿槍的手安放膝上，懶得挑選，他隨便從旁邊桌上半打不同的烈酒中拿起一個瓶子飲下。白蘭地。幾滴流下嘴角。「那是處理眼淚的方式。」他又喝了一口。「我今晚很忙。莫莉，我建造起這一切，而現在我很忙。忙著死。」

「我可以從來路出去，」她說。

他大笑，又高又厲的聲音。「妳闖入我的自殺，然後輕易請求離開？真的，妳不可思議。一個賊。」

「這是我的小命，老闆，我僅有的。我只希望能全身離開這裡。」

「妳是個很沒禮貌的女孩。在這裡自殺是依一定禮儀完成。妳明白，那正是我在進行的。或許今晚我帶妳一起下地獄．．．我這麼做很埃及。」他又飲一口。「到這裡來。」他舉起酒瓶，手發抖。

「喝。」

她搖搖頭。

「沒下毒，」他說，但還是把白蘭地放回桌上。「坐。坐在地上，我們講講話。」
「講什麼？」她坐下。凱斯感覺刀片動了，在她指甲下，一點點。

「隨便什麼腦子想到的，我的腦子。這是我的派對。二十小時之前，核心叫醒我。它們說有什麼發生了，因此需要我。莫莉，妳是那個什麼嗎？他們當然不需要我來對付妳，不對，是別的．．．但是我一直在作夢，妳知道。作了三十年。我最後一次送我自己沈睡時，妳都還沒出生。他們跟我們說在那種冷度裡，我們不會作夢。他們也告訴我們不會感覺到冷。瘋狂。莫莉，謊言。我當然作夢。寒冷讓外界進入，就是了；外界，整夜整晚我築起這一切躲避它。一開始，就這麼一滴，一顆粒夜晚滲入，被寒冷汲入．．．其餘的跟進，像雨水積滿空池般注入我的頭。海芋花，我記得。赤陶土的池子，銘金屬的看護女僕，夕陽的邊緣在落下花園時是如何開始閃爍．．．我很老了，莫莉。超過二百年，如果妳把寒冷也算進去。那寒冷。」槍管突然抬起，顫抖。她大腿肌腱像金屬絲一樣繃緊。

「你會得凍燒傷，」她小心地說。

「那裡沒東西會燒，」他不耐煩地說，槍口放低。他僅有的幾個動作變得越來越硬化。他的頭點動。他得花功夫才能止住。「沒有會燒的。我記起來了。核心告訴我，我們的智慧體瘋了。而我們好久以前花了幾十億的錢。那時人工智慧還不過是很刺激獨特的概念而已。我跟核心講，我會對付它。時機太不巧，真的，剛好Ⅷ尚在墨爾本，只有我們甜美的Ⅲ珍在看店。或者，可能是非常好的時機。妳會知道嗎？莫莉？」槍又舉了起來。「漫射光山莊有些怪事在醞釀。」

「老闆，」她問他，「你知道冬寂？」

「一個名字，對，或許可以用來施法術。一個地獄的王，一定是。親愛的莫莉，在我的日子，我

認識好多王。還有不少貴族夫人。為什麼，西班牙皇后，有一次就在那張床上……但我遊走。」他咳嗽帶水音，身體震動，槍口也跟著亂震。他吐了一口痰落在光腳附近的地毯。「我是那麼地游蕩；在寒冷裡。但很快就不必了。我醒來時，下令解凍一個珍。感覺很奇怪，每隔十幾年跟法律上算是自己的親生女兒一起躺下。」他的目光掃過她，瞄上一架空白監視器。他彷彿在發抖。「瑪麗——法蘭絲的眼睛，」他微弱地說，微笑。「我們讓腦部對自身某種神經傳導特別過敏，因此製造一種特別可塑的仿自閉症。」他的頭側甩，復原。「我知道現在只要植入一個晶片就能輕易達到效果。」

手槍從他手指滑下，在地毯上彈跳。

「這些夢像緩冰一樣生長，」他說。臉染上一抹藍，頭向後倒入伺候的皮椅，他開始打鼾。起身，她一把奪過槍。她在房間裡潛行，艾施普的自動手槍拿在手裡。

一大床被子堆在床旁邊，浸在花案地毯上看起來厚而亮的一大汪凝血裡。掀開被子一角，她發現一個女孩的屍體，白色的肩胛溼滑著血。她的咽喉被割開。某種刮刀的三角形刀刃在她旁邊深色的血窪中閃爍。莫莉跪下，小心不碰到血，把死去女孩的臉轉向光源。那面容是凱斯在餐館看到的。

在事物深處的正中心，一聲咔嚓，世界凍結。莫莉的刺激模擬發送定格，她的手指在女孩的臉頰上。凍結持續三秒，然後死者的臉變了，變成琳達李。

又一聲咔嚓，房間糊去。莫莉站著，往下注視床頭櫃大理石面上一個小控制器旁的金色雷射碟。一長段光學纖維像狗鍊從控制器接到修長脖子底部的插頭。

「我知道你的手法，混蛋，」凱斯說，感覺自己的嘴唇在動，在很遠的地方。他知道冬寂改動了發送。莫莉沒有看到死去女孩的臉像煙一樣漩起，形成琳達死亡面具的輪廓。

莫莉轉身，她走過房間到艾施普的椅子。那個男人的呼吸慢而不規則。她檢視藥物和酒的垃圾堆。她放下他的手槍，拿起她的箭槍，把槍管調到一次一發，在他閉上的左眼瞼正中央，很小心地射入一個毒鏢。他抽動一次，呼吸在吸入一半時停止。他另一隻眼睛，褐色而深不可測，慢慢打開。

她轉身走出房間時，眼睛還是開著。

16

「你的老闆等在線上，」腦死線說。「他從騎在我們身上那艘船的twin bank雙排儲存庫？保阪接過來，船名HANIVA。」

「我知道，」凱斯說，心不在焉，「我看到它。」

菱形的白光咻一聲進入他前方位置，遮蔽起泰絲爾——艾施普的冰壁，顯現亞米帝吉安詳，注意力完美集中，精神完全瘋狂的臉孔，他的眼睛像按鈕一樣空洞。亞米帝吉眨眼，凝視。

「猜得到冬寂也解決了你的圖靈，呃？就像他解決了我的，」凱斯說。

亞米帝吉凝視。凱斯忍住移開視線的突發衝動，僅放低了自己的注視。「你沒事吧，亞米帝吉？」

「凱斯」——有一瞬間藍色的凝視後好像有什麼動了動——「你在母體裡看到了冬寂，對不對？」

凱斯點點頭。在馬可斯·加維號他的保阪面上的攝影機，會把這個示意動作分程傳遞至HANIMA的螢幕。他想像繆康聽著他神志不清的半邊對話，卻無法聽到組建或亞米帝吉的聲音。

「凱斯」——眼睛變大了，亞米帝吉朝他的電腦前傾——「他是什麼，當你看到他時？」

「一個高解析的刺激模擬組建。」

「但到底是誰？」

「最後一次是芬．．．在那之前是那個皮條，我．．．」

「不是格林將軍？」

「哪個將軍？」

菱形空了。

「把那個回一遍，然後讓保阪去查一下，」他告訴組建。
他反身。

視角嚇了他一跳。莫莉蜷伏在二十公尺高的鋼樑之間，之下是寬廣上漆的磨光水泥地。應該是一個機棚或者維修車間。他看見三艘跟加維號差不多大的太空船，分別在不同的修理階段。日本話的聲音。一個穿橘色連身工作服的人形，從一個鼓脹的工程載具的開口中步出，站在這個物體一隻活塞驅動、彷彿人神同體的怪異手臂旁。那個男的在攜帶式控制台上敲了幾下，搔了搔他的肋骨。一輛像推車的紅色機器人滾著灰色氣球胎進入視線。

凱斯。她的晶片閃出。

「嘿，」她說，「在等嚮導。」

她重心後移到腰腿，現代黑豹裝的手臂和膝蓋與鋼樑的藍灰油漆同色。她的腿在痛，現在變成規律的刺痛。「我應該再去給秦看看，」她喃喃說。

有個東西從暗影中靜靜滴答而來，和她左肩齊高。它停止，圓形身體左右轉動，蜘蛛腿高高拱起。它射出微妙爆發的散射雷射光，然後凝住。它是百靈牌的輕型機器人，凱斯曾經擁有過相同型號的機器，是從克里夫蘭一個硬體銷贓經銷得來，屬於整套裝備中無用的配件。它看起來像是風格化的

無光澤黑色長腳爸爸蜘蛛。在球體的赤道線，一個紅色的LED燈開始明滅。它的身體不比一個籃球大。「好啦，」她說，「我聽到了。」她站起來，護著她的左腿，看著那個小機器人倒轉。它系統地選擇退路走過鋼樑進入暗處。她轉身，回頭看維修區。橘色工作服男子封起白色真空裝備的前方。她注視他把頭盔套上封起，抬起他的控制台，從工程船殼的開口步回去。發動機的鳴叫不斷升高，隨著下方十公尺圓形地面沈入弧光燈的刺眼強光中，那個物體平順滑出視線。紅色機器人在升降階留下的大洞邊緣耐心等待。

然後她離開跟上百靈，在焊接的支柱叢林裡穿梭出她的路線。百靈穩定眨著LED燈，示意她前行。

「你還好嗎？凱斯？你回到加維號跟繆康在一起？當然。然後再切入這裡。我喜歡這樣，你知道嗎？就像我在緊要關頭，總是在腦子裡跟自己說話，假裝我有朋友，有個我可以信賴的人，我會告訴他們我真正想的，我感覺怎樣，然後我會假裝他們告訴我他們怎麼想，然後我就順著去做。有你在有點像那樣。跟艾施普的那一幕……」她咬著下嘴唇，迅速轉過一根支柱，讓機器人保持在視線範圍內。「我原本期待的可能沒那麼不正常，你知道？我意思是，這裡面的傢伙都瘋了，好像他們額頭內部有發亮的訊息潦草畫過還是什麼。我不喜歡整個狀況的樣子，我不喜歡它聞起來的味道……」

機器人把自己拉抬上一具幾乎隱形的梯子，C型的鋼橫樑，升向一個小而暗的出口。「在我碰巧想講真心話的這一刻，寶貝，我必須承認可能從來都沒期望會從這次行動中全身而退。倒霉好久了，

從我加入亞米帝吉以來，你是唯一出現的好變化。」她抬頭看著那黑色圓圈。機器人的LED眨著，往上攀。「不是說你昇到不行。」她微笑，但剎那即逝，攀登使她的腿刺痛，她咬牙撐住。梯子延伸穿進一個金屬管，僅僅她的肩寬。

她在爬出引力的範圍，朝向無重力軸線。

她的晶片明滅出時間。

0 4 : 2 3 : 0 4 。

漫長的一天。她感覺中樞的清晰度減輕了。苯乙胺的痛苦，但他還是感覺得到。他還寧願感受她腿的疼痛。

凱斯：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估計這是給你的，」她說，機械性上爬。零又閃動，一個訊息結結巴巴出現在她視野的角落，被顯示線路支解。

格林將

軍……

訓練

柯托參與

嘯拳以及

向五角大

廈出賣

他……

冬寂對亞米

帝吉的主要控

制 是格林的構

成組件：

冬寂說

亞提到格

代表他要分

裂……

小心了……

……迪西

「看來，」她說，暫停，把所有重量放在右腿，「你也有麻煩。」她朝下看。底下一圓圈微弱的

光，與懸在她胸間Clubb黃銅鑰匙的圓面差不多大小。她往上看，什麼都沒有。她用舌頭觸動她的自動信息處理組，然後金屬管升至視線消逝點，百靈選擇它的路線爬上梯階。「沒人告訴我這部份，」她說。

凱斯切出。

「繆康．．．」

「老大，你的老闆變得很怪。」錫安人穿著一件藍色三洋真空裝，比凱斯在自由區租的還舊上二十年，頭盔夾在手臂，髮絡包在紫色棉線編成的網帽裡。他的眼睛因大麻和緊張擠成一條縫。「不斷下達命令到這裡，老兄，要是什麼巴比倫戰爭．．．」繆康搖著頭。「艾羅我們在講，然後艾羅跟錫安講，創辦人說結束跑掉。」他褐色的大手背抹過嘴巴。

「亞米帝吉？」沒有母體或刺激模擬做屏障，凱斯被β苯乙胺的後勁全力沖擊而抽搐。腦子裡沒有神經，他告訴自己，感覺不可能真的那麼糟。「你的意思是什麼，老兄？他命令你？什麼呀？」

「老兄，亞米帝吉，他叫我把航線定向芬蘭，你知？他告訴我那邊有希望，你知？跑到我的螢幕上，襯衫上都是血，老兄，像瘋狗，講嘯拳還有俄國佬還有叛徒的血將在我們手上。」他又搖搖頭，髮絡帽在零重力中跟著左右上下晃動，他的嘴唇抿起。「創辦人說寂的聲音必定是假先知，然後艾羅和我一定拋棄馬可斯·加維號回去。」

「亞米帝吉受傷了？血？」

「說不上來了，你知？但血，還有鐵定瘋了，凱斯。」

「好，那我怎麼辦？你們要回家了。那我呢？繆康？」凱斯問。

「老大，」繆康說，「你跟我走。我和我跟艾羅的『巴比倫搖滾』到錫安，讓亞米帝吉先生跟鬼影匣講話，一個鬼對另一個鬼……」

凱斯朝肩膀後方掃視，他租來的真空裝在俄國老舊滌氣機的氣流中搖擺，拍動著他塞入真空裝的吊床。他閉上眼睛，看到毒素囊在他動脈中化去，看到莫莉把自己拉上無盡的鋼階。他張開眼睛。

「我不知道，老兄，」他說，口中有怪味。他往下看著他的控制台，他的手。「我不知道。」他再抬起視線。褐色的臉現在平靜了，很專注。繆康的下巴被他老式藍套裝的高領頭盔圈掩蓋。「她在裡面，」他說，「莫莉在裡面。叫做漫射光。如果真有巴比倫，老兄，那兒就是了。我們留下她，她就出不來了，不管踩不踩剃刀。」

繆康點點頭，髮辮袋在他後面像氣球被棉製編網逮到般晃動。「她你的女人，凱斯？」

「我不知道，可能不是任何人的女人。」他聳聳肩。他又找到了他的憤怒，在肋骨下方如火燙的石頭碎片般真實。「去他媽的，」他說，「去他媽的亞米帝吉，去他媽的冬寂，還有去他媽的你。我就留在這裡。」

繆康的笑容像光芒綻放散佈整張臉。「繆康是悍小子，凱斯，加維號是繆康的船。」他戴了手套

的手拍下一個控制，低音強勁的錫安穩速搖滾混音衝進拖船的喇叭。「繆康不跑，不。我跟艾羅說，他一定看法一樣。」

凱斯睜大眼睛。「我完全不瞭解你們這些傢伙，」他說。

「不懂你，老大，」錫安人說，合著節拍點頭，「但我們一定要照著耶和華之愛行動，每一個人。」

凱斯切入，反身進入母體。

「收到我的電報？」

「嗯。」他看見中國程式已經長大；精緻而變幻多彩的拱形結構逐漸接近泰——艾的冰壁。

「它越來越黏了，」腦死線說。「你的老闆把另一個保阪的儲存庫洗掉了，差點把我們的也拉下水。不過你的好友冬寂在它黑掉之前，把我放到那邊某個東西上。漫射光裡沒到處蹦出泰絲爾——艾施普家的人，是因為他們多半都被凍結沈睡。他們的委託權由倫敦一家法律顧問公司經管。必須知道誰是醒著還有確切的甦醒時間。亞米帝吉把倫敦到漫射光的傳輸繞道經過遊艇上的保阪。順便一提，我們知道老頭已經死了。」

「有誰知道？」

「法律事務所還有泰——艾。他在胸骨植了一片醫療遙控。你女朋友的鏢也沒給急救小組留下什麼

挽回餘地。甲殼類的毒素。此時漫射光裡唯一甦醒的泰——艾是瑪麗——法蘭絲——Ⅲ珍小姐。還有一個大幾歲的男的，正在澳洲出差。你問我的話，我打賭冬寂找到辦法使那件公事非要Ⅷ尚親自處理不可。但他已經在回家的路上，其實已經很近了。倫敦律師團預計他到達漫射光時間在今晚09：00：00。我們在02：32：03插入光病毒。現在是04：45：20。光侵入泰——艾核心的最佳時間估計是08：30：00。或者前後一毫髮之間。我想冬寂對這個Ⅲ珍一定做了什麼，要不然她就跟她老子一樣瘋狂。從墨爾本上來的男孩總會知道真相。漫射光的安全系統一直要進入全面警戒，不過冬寂不斷在阻擋，別問我它是怎麼幹的。即使如此，還是沒法子取消最基本的大門看守程式讓茉莉進入。亞米帝吉在他的保阪上所有的紀錄；Ⅲ珍有能力玩弄出入口已經很多年了，里維耶一定說服她做這件事。自我看來，泰——艾主要的問題之一是儲存庫bank，被每個家族大頭各自的陰謀和異常設定給破壞。有點像你的免疫系統在你最需要時土崩瓦解，最適合病毒了。一旦我們越過那冰壁，這對我們有利。」

「好。可是冬寂說亞米——」

白色菱形閃入位置，一對瘋狂藍眼睛的近距離特寫。凱斯只有盯著看。威利·柯托上校，特種部隊，突擊嘯拳，找到路回來了。影像很暗，跳動，焦距不對。柯托是用HANIMA的航行控制與馬可斯·加維號上的保阪連線。

「凱斯，我要『奧馬哈雷鳴』的毀損報告。」

「呃，我．．．上校？」

「堅持在那，孩子。記好你受的訓練。」

可是這段時間你跑哪去了？老兄？他無聲問著那對痛苦眼睛。冬寂在一個叫做柯托的僵直性精神病患的城堡裡，造出一個叫亞米帝吉的東西。讓柯托相信亞米帝吉才是真的；亞米帝吉走路，說話，謀略，用資訊交換資本，在千葉的希爾頓為冬寂出面．．．現在亞米帝吉走了，被柯托瘋狂之風吹走。但在這些年，柯托究竟到哪去了？

墜落，燒傷，失明，從西伯利亞的天空。

「凱斯，你會很難接受，我知道。你是個軍官，所受過的訓練。我明白。不過，凱斯，上帝為我作證，我們遭背叛了。」

眼淚從藍眼睛中湧出。

「上校，呃，是誰？誰背叛我們？」

「格林將軍，凱斯。你可能知道他的代號。你一定知道我說的這個人。」

「是的，」凱斯說，淚水繼續流出。「我想我知道。長官。」他衝動補上一句。「但是，長官，上校，我們到底該怎麼做？現在，我的意思是。」

「凱斯，在這個關頭我們的職責在逃亡、脫身、躲避。我們明天天黑以前可以到達芬蘭邊境。手控超低空樹梢飛行。憑直覺行動，孩子。但那只會是開端。」藍眼睛像晒黑顴骨上的縫裂，淚光溼

潤。「只是開端。被高層背叛。被高層……」他從攝影機退後，扯破的斜紋襯衫上有深色漬跡。亞米帝吉的臉一直像張面具，冷漠無情，但柯托的臉是真實的精神分裂面具，病症深深蝕刻下不隨意肌，扭曲了昂貴手術的結果。

「上校，我聽到了，老天。聽著，上校，好嗎？我要你打開，呃……，幹，迪西，那叫什麼？」

「中艙閘門，」腦死線說。

「打開中艙閘門，告訴你那裡的中央控制將它打開就行了，好嗎？上校，我們很快就上去跟你會合，然後我們討論如何從這裡抽身。」

菱形消失。

「老天，剛才我都不知道你在幹什麼。」腦死線說。

「毒素囊，」凱斯說，「他媽的毒素，」然後切出。

「毒藥？」繆康越過他刮痕累累的老三洋藍色肩頭，看著凱斯從重力網中掙脫。

「把這個鬼玩意拔掉……」拉扯著德州導尿管。「像是慢性毒藥，樓上那個混蛋知道怎麼抵銷它，可是現在他比屎坑的老鼠還瘋狂。」他在紅色三洋的前面弄來弄去，忘記要怎麼密封。

「老闆，他下毒你？」繆康抓抓腮。「我有醫藥箱，你知？」

「繆康，老天，拜託。幫我穿上這套鬼裝備。」

錫安人踢開粉紅色的駕駛模組。「慢來，老大。量要量兩次，剪就剪一刀，智者這麼說。我們到上邊去……」

從馬可斯·加維號後艙艙門連到HANIWA遊艇中艙開口的波形伸縮通道中有空氣，但他們讓真空裝保持密封。繆康以芭蕾舞者的優雅走過通道，偶而停下幫忙凱斯，他從加維號一走出來就開始笨拙翻轉。管道白色塑膠的邊壁濾進自然陽光；沒有影子。

加維號的氣閘艙蓋又是補釘又是疤痕，雷射雕刻的錫安獅裝飾其上。HANIWA的中艙門則是乳灰色，空白，清新。繆康把他戴了手套的手插入一個窄凹槽。凱斯看到他手指動。凹槽內的紅色LED燈活了起來，開始五十的倒數。繆康收回手。凱斯一個手套撐著艙口，從他的裝備和骨頭，感覺到鎖內機械的振動。灰色船殼上一塊圓形部份開始朝內退入HANIWA的側面。繆康一手抓著凹槽一手抓著凱斯，艙口把他們帶了進去。

HANIWA是多尼爾—富士通(Dornier-Fujitsu)船廠製造，它內部裝潢依據的設計哲學，類似那套製造出在伊士坦堡帶他們到處走的朋馳車。狹窄的中艙牆壁是仿象牙膠合板，地面鋪著義大利磁磚。凱斯覺得好像從淋浴間侵入一個有錢人的私人按摩廳。遊艇在太空軌道上組裝，從沒考慮要穿過地球大氣

層。平滑、黃蜂狀的外型線條僅是為了風格，內部的一切都是經過計算以增添整體速度感的印象。

繆康取下他用舊的頭盔，凱斯也跟著取下。他們懸在氣閘艙，吸著微微帶著松香的空氣。在那之下，一絲煩人的絕緣物質燃燒味。

繆康嗅著。「這裡有麻煩，老大。任何船，你聞到那……」

一扇深灰色合成麂皮襯墊的門，平順滑回框架中。繆康一踢象牙牆，輕巧航過狹窄的開口，在最後可能的機會，扭轉他寬闊的肩膀好通過。凱斯抓著腰高襯墊扶手，一手接著一手，笨拙地跟著他。「船橋，會在那。」繆康說，指向一條無縫的乳色牆走廊。他再毫不費力地一踢，把自己發射出去。前方某處，凱斯聽出印表機製造實體拷貝的熟悉噁噁聲。等他跟繆康穿過另一個門口，進入印成品纏結的漩渦堆，印表機的聲音更大了。凱斯抓起一段扭曲的紙張，瞄一眼內容。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系統當機？」錫安人用戴了手套的手指輕彈一排排的零。

「不是，」凱斯說，捕捉他飄走的頭盔，「腦死線說亞米帝吉把他這裡的保阪洗掉了。」

「嗅起來像他用雷射洗掉它們，你知？」錫安人一腿抵上瑞士運動器材的白色籠子，然後射過飄浮的紙迷宮，把撲上臉的紙打掉。

「凱斯，老兄．．．」

男人身材很小，日本人，他的喉嚨被某種細鋼絲綁上調整型工作窄椅的靠背。完全看不見鋼絲交叉進黑色記憶膠墊頭靠的部份，然而已深深切進他的喉嚨。單顆深色血球在那裡凝固，好像什麼奇特的寶石，一顆紅黑色的珍珠。凱斯看到絞殺鋼絲的兩端飄動著粗糙的木把手，像是磨損的掃帚把手。

「不知道那個東西他帶在身上多久了？」凱斯說，想起柯托戰後的朝聖之行。

「老闆知道怎麼駕船？凱斯？」

「可能，他以前是特種部隊。」

「嗯，這個日本男孩，他是領航不了了。我自己駕駛它也不容易。很新的船．．．」

「那麼幫我們找到船橋吧。」

繆康皺眉，朝後翻滾再一蹬腳。

長段列印紙一路上纏捕凱斯，他又扯又揉，跟著進入一個大一點像休息室的空間。這裡有更多調整型工作椅，有一處類似吧台，還有保阪。印表機是建造在艙壁裡的單位，手工磨造膠合板上一個精簡狹槽，還在繼續吐出紙做的薄舌。他把自己拉過那圈椅子來到艙壁，打下狹槽邊的白鈕。噦噦聲停了。他轉身盯著保阪。它的面孔被鑽出十幾個洞。每個洞圓而小，邊緣發黑。小小明亮的合金球環繞著死去的電腦。「猜得好，」他對繆康說。

「船橋鎖上了，老大，」繆康從休息室的另一邊說。

燈光暗下，亮起，暗下。

凱斯扯下印出來的紙，更多的零。「冬寂？」他環視米色與褐色的休息室，空間裡潦草飄著彎曲的紙線條。「光線是你變動的？冬寂？」

繆康頭旁邊一塊鑲版往上滑，出現一個小螢幕。繆康嚇了一跳，用手套後的海綿塊抹去額頭上的汗，然後晃去研究顯示。「你讀日文，老大？」凱斯看得到數字在螢幕上閃過。

「不懂。」凱斯說。

「船橋是逃生艙，救生艇，看來在倒數。現在穿上真空裝。」他把頭盔套上，拍緊密封。

「什麼？他要走了？幹！」他一踢艙壁，卻從纏結的紙張射出去。「我們得打開這個門，老兄！」但繆康僅是敲了敲他頭盔側邊。凱斯透過面罩看到他嘴唇在動。一顆汗珠從錫安人紫色髮辮綿網的彩虹邊帶滲出。繆康搶過凱斯的頭盔，熟練幫他套上，戴手套的大掌把密封壓緊。頸部連接閉合後，微型LED螢幕在面罩左邊亮起。「日文不說，」繆康從他真空裝的收發器說，「但倒數不對。」他敲著螢幕上特定一行。「密封沒有完整，船橋模組。開著開發射。」

「亞米帝吉！」凱斯努力敲打著門。無重力物理使他一路滾回紙張中。「柯托！別這麼做！我們有話要說！我們得——」

「凱斯？瞭解，凱斯……」聲音幾乎完全不像亞米帝吉的了，帶著怪異的平靜。凱斯停止踢打，他的頭盔撞上另一邊的牆。「我很抱歉，凱斯，但只有這條路了。我們之間必須有人脫身，我們

其中之一必須去作證。如果我們都葬身在這，事情就到此結束。我會告訴他們，凱斯，我會告訴他們所有的事。關於格林還有其他人。我會成功的，凱斯，我知道我得到了赫爾辛基。」突然一陣靜默，感覺像稀有氣體充滿凱斯的頭盔。「不過，凱斯，這真很難，真見鬼的困難，我不見了了。」

「柯托，停止。等一下。你瞎了，老兄。你不能飛了！你會撞到他媽的樹。柯托，他們要對付你，我向上帝發誓，他們打開了你的艙門，你會死，你永遠沒機會告訴他們，而且我得有那個酵素，酵素的名字，那個酵素，老天．．．」他在吼，高聲而歇斯底里。回饋音從頭盔的通話墊刺耳穿出。

「緊記你所受的訓練，凱斯。那是我們唯一能做的。」

接著頭盔裡充滿混亂的胡言，雜訊的轟鳴，從嘯拳年代嚎叫而下的和聲。片斷的俄文，然後陌生人的聲音，中西部口音，很年輕。「我們被擊中，覆誦，奧馬哈雷鳴被擊中，我們．．．」

「冬寂，」凱斯尖叫，「別這樣對我！」眼淚從睫毛崩潰而出，彈上面罩形成顫動的水晶滴。HANIMA重擊一聲，像是某個巨大柔軟的東西撞上船殼般顫抖。凱斯想像救生船顛簸脫離，被爆發的力量轟開，漏出的空氣形成瞬間颶風把瘋狂的柯托上校從他的靠椅上、從冬寂版嘯拳的最終一分鐘、剝離。

「走了，老大。」繆康看著螢幕。「艙門打開。寂一定越過了彈跳裝置的防故障保安系統。」凱斯想抹去憤怒的眼淚。他的手指啪答著力顯聚碳酸酯面罩。

「遊艇空氣密封，但老闆把抓鉤控制跟船橋帶走了。馬可斯·加維號還是卡住。」

不過凱斯看到的是亞米帝吉穿過比大草原還冰冷的真空，繞著自由區無止盡的墜落。不知什麼原因，他想像他穿著他深色的布伯利，那風衣豐富的疊層有如巨大的蝙蝠翅膀在他周身展開。

17

「拿到你要的東西？」組建問。

「光級標記十一」把它和泰—艾冰壁之間的座標方格填滿催眠般精緻的細紋花樣彩虹，一如冬日窗上雪花結晶的細膩晶格。

「冬寂殺了亞米帝吉，利用艙門沒關的救生艇把他炸死。」

「太不幸了，」腦死線說。「不過你們並不是真的死黨，對不？」

「他知道怎麼分離毒素囊。」

「那麼冬寂也會知道，你有指望了。」

「我不是很信任冬寂會給我解藥。」

組建醜陋的仿笑聲像一把鈍刀刮著凱斯的神經。「這可能代表你變聰明了。」

他擊下刺激模擬的開關。

她視神經晶片讀數06：27：52；凱斯跟著她在漫射光前進已超過一小時，讓她用的腦啡類似物阻斷他的藥物後遺症。腿的疼痛停止了，她好像在溫暖的浴池中移動。百靈機器人棲在她的肩膀，小小的機器手像是加了墊子的手術鉗，牢牢固定在現代套裝的聚碳酸酯。

這裡的牆壁是原鋼材料，有什麼曾覆蓋在上，但撕下後現在只剩一條條褐色環氧樹脂的粗糙帶子。兩個瘦長的非洲人坐在他們氣球胎工作車上經過，她躲起迴避，箭槍捧在手中蹲踞，衣服鐵灰。男人頭髮剃光，穿橘色連身服。其中一個輕輕哼著歌，所唱的語言凱斯從未聽過，音色和曲調陌生而

詭異。

隨著她深入這個迷宮，頭像的朗誦，III珍寫的漫射光又在他腦海出現。漫射光瘋了，它的瘋狂長進他們混入粉狀月石的樹脂混凝土中，長進焊接鋼，長進成噸的小擺設，所有從重力井運送上來，羅列在他們盤旋窠巢的種種奇怪精神累贅物。然而這不是他能理解的瘋狂。不像亞米帝吉的瘋狂，他現在想像他可以體會；扭曲一個人到極限，再反向扭回另一頭，然後倒過來再扭曲一次。這人崩潰了，就像弄斷一截鋼絲。歷史對柯托上校就幹了這件事。當冬寂找到他，歷史早已完成最惡劣的工作。冬寂從所有戰爭熟爛的腐渣中將他篩出，像一隻水蜘蛛行過死水之面，滑進那個人意識的灰色平坦地帶；法國瘋人院的黑暗房間裡，第一道訊息在兒童微型電腦上閃過。以柯托的嘯拳記憶為基礎，冬寂從無到有造出亞米帝吉。但是亞米帝吉的「記憶」在某一點之後不再是柯托的。凱斯不信亞米帝吉想起了背叛，夜翼著火直旋而下．．．亞米帝吉是柯托某種編輯過的版本，當行動的壓力到達臨界點時，亞米帝吉的機制垮了；柯托帶著他的罪惡感和病態憤怒重新浮現。現在柯托——亞米帝吉死了，變成一顆自由區的凍結小衛星。

他想到毒素囊。老艾施普也死了，眼睛被莫莉微型飛鏢鑽了個洞，剝奪了他為自己混合的任何專業級藥物過量。艾施普的死是比較令人迷惑的死亡，瘋國王之死。還有他殺掉了那個有著III珍臉孔，他宣稱是他女兒的傀儡。附著莫莉的感官發送輸入穿過漫射光的層層走廊，凱斯發覺自己好像從未想過任何像艾施普一樣的人，任何人類擁有他想像中艾施普所擁有的權力。

權力，在凱斯的世界，指的是企業集團權力。改造人類歷史路線的財閥、多國企業，已經超越了舊有的阻礙。他們被視為有機體，臻於一種不朽境界。暗殺一打重要領導階級人物並不能致財閥於死地；還有其他人等著爬上梯子，接下空出來的位置，進入企業巨大記憶庫。但是泰絲爾——艾施普不像那樣，創立人的死亡讓他感覺到這個不同。泰——艾是一種隔代遺傳，一個家族。他回憶起老人臥房的垃圾，裡邊污漬的人性，紙封套裡舊式音樂碟破損的背脊。光著一隻腳，另一隻穿著絲絨拖鞋。

百靈扯了一下現代裝的帽子，莫莉左轉，穿過另一條拱道。

冬寂和窠巢。孵育中的黃蜂引發的恐懼病態幻想，生物學的延時機槍。可是財閥或者日本黑道不是更像嗎？那種有符控記憶的蜂窩，巨大的單一有機體，他們的DNA碼燒在矽裡。如果漫射光是泰絲爾——艾施普企業性格的表現，那麼泰——艾就跟老頭一樣瘋狂；相同混亂糾結的懼怕，相同的怪異漫無目標感。「如果他們變成他們要的……」他記得莫莉這麼說。但冬寂告訴她，他們沒有。

凱斯以為真正的老闊，某一特定產業的主腦人物，都理所當然和一般人多少不同。他從曼菲斯使他殘廢的人身上看到這特質，在夜城見過衛吉做出類似的模樣，這也使他接受亞米帝吉的僵化和無情。他一直把這想像成自願而漸進地與機器、系統、母體組織的妥協。這也是道上遊戲規則的根基，那種心照不宣的姿態，暗示上達後台影響階層的無形關係線。

但是在漫射光的走廊裡，現在到底怎麼回事？

連綿整片被剝到只剩鋼骨和水泥。

「不知道我們的彼得現在在哪，呃？可能很快就要見到那男孩了。」她喃喃說。「還有亞米帝吉。他在哪，凱斯？」

「死了，」他說，知道她聽不到他。「他死了。」
他反身。

中國程式和冰壁面對面，彩虹光澤逐漸掩蓋代表泰—艾核心的綠色三角形。祖母綠的拱形跨越無色的空無。

「它進行得如何，迪西？」

「很好。太聰明，這玩意真不可思議．．．那次在新加坡應該有一個。幹了老亞洲新銀行所值的百分之五十強。但那是陳年舊事了。這個寶貝把所有的苦工都做掉了。讓你不禁想現在真正的戰爭是什麼樣子．．．」

「如果這狗屎在街上到處都是，我們都沒工作了。」凱斯說。

「等你駕著上層那個東西穿過黑冰，你才巴不得。」

「當然。」

其中一座祖母綠拱形的遠端，忽然出現一個明顯不是幾何形狀的小點。

「迪西．．．」

「對。我看到了。難以置信。」

一小褐點，在泰—艾核心綠牆上不起眼的小蟲。它開始前進，跨過「光級標記十一」建造的橋，凱斯看到它在走路。隨著它到來，拱形綠色部份延伸，病毒程式的多彩光往後翻轉，就在裂開的黑鞋前面幾步。

「必須交給你，老闆，」腦死線說，芬矮小起皺的身形好像就站在幾公尺之外。「我活的時候，從沒見過像這般好笑的。」但那令人寒毛倒立的非笑聲並沒有來臨。

「以前從沒試過，」芬說，露出齒，他的手在磨損外套的口袋裡隆起。

「你殺了亞米帝吉，」凱斯說。

「柯托。對。亞米帝吉早不見了。非做不可。我知道我知道，你要酵素。好。沒問題。當初是我給亞米帝吉的，我是說我告訴他去用什麼。但我想還是按照我們的約定。你有足夠的時間。我會給你酵素。現在只不過幾小時了，對吧？」

芬點燃一根帕塔格斯，凱斯看著青煙在符控流域翻騰。

「你們這些人，你們真的很麻煩。」芬說，「如果你們都像腦死線，一切都會很簡單。他是個組建，不過是一些可讀記憶，所以總是照著我期待的去。跟你講個例子，在我的預測中莫莉沒什麼機會闖入艾施普偉大的下場戲。」他嘆了口氣。

「他為什麼要自殺？」凱斯問。

「人為什麼要自殺？」那個人聳肩。「如果有任何人知道原因，我想我也知道，不過我要花上

十二小時解釋他個人歷史裡的各種因素，還有彼此間的相互關連。很久以前他就準備好要做的，但他不斷回到冰凍箱裡。老天，他真是個乏味的老鬼。」芬的臉因噁心皺起。「你要簡短的解釋的話，主要跟他殺了他太太有關。不過讓他徹徹底底瘋狂的原因，是小三珍想出一個辦法玩弄他低溫系統的控制程式，手法也很微妙。所以基本上，是她殺了他。只不過他以為是他自己殺了自己，還有你那位復仇天使朋友，搞得他一個眼球充滿甲殼類的毒汁。」芬把他的煙屁股彈到下面的母體中。「呃，其實，我想我確實給了三珍一些奇怪的暗示，一些作法，你懂吧？」

「冬寂，」凱斯說，小心選擇字眼，「你曾經告訴我你只是另一個東西的部份。稍後，如果行動完成，莫莉把字送進正確的點，你說你不會再存在。」

芬流線型的腦袋點了點。

「好，那麼到時候我們跟誰打交道？如果亞米帝吉死了，你也要消失了，究竟會是誰來告訴我如何把這些混蛋毒素囊從我系統中除掉？會是誰把莫莉從那裡弄出來？我是說，我們幫你擺脫了硬接線的限制後，究竟，到底，我們最後會在哪？」

芬從口袋裡拿出一根木製牙籤，像外科醫生檢查解剖刀一樣仔細審視。「好問題，」最後他說。「你知道鮭吧？一種魚？這些鮭魚，你知道，牠們非得游向上游。懂了吧？」

「不懂。」凱斯答。

「嗯，我自己也是不得不如此。而且我不知道原因。如果我要你聽我在這主題上非常個人的想

法，讓我們稱想法為假設好了，那會花上你幾輩子的時間。因為我已經想很久了，而我就是不知道。但是當這個事情結束，我們做法正確，我會變成某個更大的一部份。大得多。」芬上下四周瞧了瞧母體。「但現在是我的部份，還是會在那裡。而你會得到你的報酬。」

凱斯努力壓抑一股瘋狂衝動，恨不得把自己鍵擊上前，就在亂糟糟鏽色領巾結上方，手指圈上那人形的脖子，然後大拇指深深掐入芬的喉嚨。

「總之，祝你好運，」芬說。他轉身，手在口袋裡，開始走上綠色的拱形。

「嘿，混蛋，」腦死線說，芬已走出十幾步。人形暫停，半回身。「那我呢？我的報酬呢？」

「你會得到你的。」它說。

「那是什麼意思？」凱斯問，看著窄小的斜紋背影逐漸遠去。

「我要求被洗去。」組建說。「我跟你說過，還記得吧？」

漫射光讓凱斯想起少年時熟知的凌晨無人購物中心。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午夜過後的時辰帶來斷續的寂靜，一種麻木的期待，一種緊張感讓你只有盯著黑漆漆的商店門口上方，蟲子圍著籠子裡的燈泡盤旋飛舞。剛過蔓生地邊界的邊緣地區，遠離整夜騷動的熱鬧核心。在那兒同樣感覺到被沈睡居民環伺，他們屬於他完全沒興趣造訪或知道的甦醒世界，屬於暫停營業的無聊行業，屬於虛空以及即將醒轉的日復一日。

茉莉慢下來了，或是知道目標近了，或是擔心她的腿。疼痛開始像鋸齒穿透腦啡復出，他不知道

那代表什麼。她沒說話，咬緊牙關，小心節制她的呼吸。她經過許多凱斯沒看懂的東西，但他的好奇心沒了。曾經有間房間滿是一架架的書，百萬頁泛黃紙張夾在布質或皮製的裝幀中，每隔一段書架上出現文字與號碼組成的編碼標示；一間擁塞的畫廊，凱斯透過莫莉好奇的目光盯著一面碎裂，被灰塵模出圖案的玻璃，上面的法文標籤——她的注視自動掃過銅牌——「新娘被她的單身男子們剝光衣服，甚至」。 (Marcel Duchamp, “la mariee mise a nu par ses celataires, meme”) 她伸手去觸碰它，人工指甲在保護破碎玻璃的力顯聚碳酸酯夾層上咔答響。也經過顯然是泰絲爾——艾施普低溫室的入口，鍍鉻鑲邊的黑玻璃圓門。

在那兩個非洲人和他們的工作車之後，她再也沒碰到任何人。凱斯想像非洲人生活繼續進行；他描繪他們輕輕滑過漫射光大廳，圓滑的黑頭顱發亮，點動，唱歌的繼續唱著累人的小曲。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他期待中的漫射光山莊，心目中的山莊是凱西的童話城堡，再加上模糊記憶中童年幻想出的日本黑道內部聖地。

07:02:18。

一又二分之一小時。

「凱斯，」她說，「我需要你幫忙。」她僵硬蹲下坐在一疊磨光的鋼板上，每張板的光面有層不均匀的透明塑膠漆保護。她剝弄最上一層板子的塑膠裂紋，大拇指和食指下的刀刃滑出。「腿很不好，你知道？沒想到要那樣子爬上來，腦啡沒法減輕疼痛，快壓不住了。所以可能——只是可能，

好不好？——我在這會出問題。要請你幫忙的是，如果我在里維耶之前被殺，」她伸展她的腿，透過現代的聚碳酸酯和巴黎皮革按摩著大腿肌肉，「我要你告訴他。跟他說是我。懂吧，就說是茉莉。他會了解的。好嗎？」她環視空蕩蕩的廳廊和裸牆。這裡的地板是沒加工的月塵混凝土，空氣中有樹脂味。「可惡，老兄，我根本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聽。」

凱斯。

她抽搐一下，站起來，點點頭。「冬寂告訴你什麼？他跟你說過瑪麗——法蘭絲？她是泰絲爾的那一半，III 珍基因上的母親。我猜也是艾施普那些死掉傀儡的媽媽。想不出來他為什麼要告訴我，在小隔間裡……講了很多事……為什麼他得像芬或某個人這麼出現，他告訴我原因。不只是面具而已，好像他利用真實的個人資料做為一種閥，把他自己速度降下來跟我們溝通。稱那個做版型模式。人格的模式。」她拿出她的箭槍，一跛一跛走下廊道。

忽然間裸鋼和不平整的環氧樹脂結束了，取而代之的崎嶇隧道，凱斯乍見以為是堅石炸開而成。茉莉檢查它的邊緣，凱斯看到實際上是鋼被包在一片片看起來也感覺像冰冷石頭的物質。她跪下觸摸鋪在仿隧道地上的深色砂。摸起來像砂，乾而涼，但手指畫過去時，砂卻像流體合起，表面沒留下痕跡。前方十幾公尺，隧道彎曲。刺眼的黃光在壁上拼接的假石上投下明顯的影子。凱斯突然一驚，發現這裡的重力幾近地球正常值，換句話說，她攀登之後又得下降。此刻他完全迷路了；空間方位的迷失對牛仔而言有著特別的恐懼。

但她沒迷路，他告訴自己。

有什麼在她兩腿間輕巧跑動，滴答通過非砂的地面。紅色的LED眨著。小百靈。

第一批全象影像等在過彎的地方，某種三幅一組的形式。莫莉都已放下了箭槍，凱斯才發覺這東西是錄影。人物是活人大小的輕鬆諷刺漫畫風格：莫莉，亞米帝吉和凱斯。莫莉的雙峰太大，畢露在厚皮夾克裡緊身黑色網衫下。她的腰身細到不可能。銀色鏡片遮住她半張臉。她拿著某種複雜到荒誕的武器，手槍的形狀幾乎被瞄準器、消音器和消焰器各種輪緣所覆蓋。她雙腿跨開，骨盤前傾，嘴型固定在可笑的殘酷淫蕩表情中。亞米帝吉在她旁邊穿著俗套的卡其制服僵直立正。隨著莫莉小心前走，凱斯看到他的眼睛是小小的螢幕，播放著大雪荒地裡的藍灰影像，樹幹被剝成黑色的常青樹在無聲的風中屈服。

她指尖撫過亞米帝吉的電視眼，然後轉向凱斯的人形。在這裡，就好像里維耶——凱斯一眼就知道是里維耶做的——想不出任何值得諷刺的特質。那個無精打采的人形，頗接近他每日在鏡中瞥到的。瘦，聳著肩膀，短黑髮下容易被遺忘的臉。他鬍子該刮一刮了，不過，他常常就是如此。

莫莉後退，她從一個人形看到另一個。這是靜物陳列，唯一的動態是亞米帝吉冰凍的西伯利亞雙目裡黑色樹木的沈默狂風。

「想跟我們說什麼嗎？彼得？」她柔聲問，然後往前一步踢向全象莫莉雙腳之間某個東西。金屬鏗鏘撞上牆，人形消失。她彎下拾起一小片顯影單位。「想必他能切入這些，然後直接用程式控

制。」她說，然後扔掉。

她走過黃光的光源，舊式的鎢絲燈泡裝在牆上，保護在生鏽的弧形延展柵欄後。不知為什麼，這個燈泡裝置信手捻來的風格暗示著童年。他想起他和其他小孩在屋頂上還有積水的地下室下層搭的堡壘。他心想，這是一個有錢小孩的藏身地。粗糙感是屬於很貴的那類；他們稱之為氣氛。

她經過十多個全象影像才到III珍寓所的入口。其中一個描繪香料市場後面小巷的無眼物，正從里維耶破碎的身體掙脫而逃。還有幾幕酷刑，拷問者一律是軍官，受害者一成不變是年輕女人。這幾幕帶有里維耶在「二十世紀」演出的難受張力，好像凍結在性高潮的藍色閃光中。莫莉走過時眼睛看向別處。

最後一個小而暗，彷彿是里維耶必須從記憶和時間某個私人距離費勁拉過來的一個影像。她得跪下檢視；那是從一個小小小孩的視野位置投射出來。其他的人形，制服者，酷刑用具，都是沒有背景的獨立展示。但這是個風景。

碎石的暗色波浪升起湧向無色的天空，波頂之後矗立漂白且半融化的城市高樓骨架。碎石波浪的質地像一張網，生鏽的鋼條如細線般優雅扭曲，巨大的水泥板還粘留在上面。前景可能曾是城市廣場；有某種殘餘椿形物，暗示著噴水池。在它的基座，小孩和軍人凝結不動。這畫面乍看很令人迷惑。但莫莉在凱斯能吸收之前，一定已經正確解讀了，因為他感覺到她的緊張。她吐口唾液，然後站起來。

孩子們。野的。襁褓。牙齒像刀一樣閃閃發光。歪曲的臉上長了瘡。軍人背躺在地上，嘴和喉嚨朝天打開。他們在餵東西。

「波恩，」她說，聲音中好像有親切感。「彼得，你真是了不起的產物，不是嗎？但你必須是。我們的III珍對什麼都厭倦了，不可能把後門打開隨便讓什麼小賊進門。所以冬寂把你挖掘出來。最終的品味，如果你的品味走的是那個方向。熱愛魔鬼的人。彼得。」她一陣顫抖。「不過，你說服她讓我進來。謝了。現在我們來派對吧。」

接著她開始走——真的在漫步，無視腿痛——離開里維耶的童年。她從皮套中取出箭槍，把塑膠彈匣彈出，放進口袋，換上另一個。她曲起拇指在現代裝的頸部，一個動作把衣服撕至膀部，她拇指刀片分開聚碳酸酯像劃開腐爛的絲綢。手臂和腿從衣服中掙脫出，撕裂的殘餘落到深色的假砂上，變色偽裝起來。

凱斯在那時注意到音樂。他不知道的音樂，全是管樂器和鋼琴。

III珍世界的入口沒有門，而是隧道牆壁上一個鋸齒狀的五公尺裂縫，不平整的階梯往下引導入一個寬而淺的弧形。微弱的藍光，晃動的影子，音樂。

「凱斯，」她說，然後暫止，箭槍在右手。她舉起左手，微笑，以溼舌尖接觸她張開的手掌，從刺激模擬連線親吻他。「得走了。」

接著有個小而重的東西出現在她左手，拇指抵著一個小突點，她開始下降。

18

她失之毫釐。她幾乎達到，但還不夠。在凱斯心中，她進場得恰好。正確的態度；是他能夠體

會，是他可以在另一個牛仔的姿態想見，身體傾靠入控制台，手指在板面上飛舞。她完全具備；那感覺，那動作。為了進場一幕，她把一切凝聚起來。全部貫注在她疼痛的腿，昂然走下III珍的樓梯，好像那是她的地方。持槍的手臂肘部抵著臀，前臂抬起，手腕放鬆，帶著十八世紀決鬥者蓄意的若無其事移轉槍口。

這是一場演出。像是觀賞了一輩子的功夫影帶，凱斯從小看到大那種粗製爛造的，達到顛峰。有這短短幾秒，她知道她是所有自成法紀的冷酷英雄，從邵氏舊片裡的毛桑尼，千葉米奇，整個譜系追溯到李小龍和伊斯威特。她用那個態度說話，用那個態度走過世界。

III珍·瑪麗——法蘭絲·泰絲爾——艾施普小姐打掉她祖產的圍牆迷宮，為自己切割出一個低矮國度，和漫射光殼體內部表面齊平。她住的單間房間又廣又深，最遠處消逝進入一個倒轉的地平線，地板被紡錘體的曲率所隱藏。不規則的低矮天花板是用隧道牆壁相同的仿石塊做成。地板上零零落落參差著斷垣殘壁，及腰高的迷宮殘存紀念。一個松綠色矩形游泳池，中間點距離樓梯底部十公尺，池內的水底探照燈是公寓唯一的光源——或者在莫莉走下最後一階時，凱斯是這麼以為。流動的光點從游泳池投射到上面的天花板。

他們等在池邊。

他知道她的反射動作為了格鬥已由神經外科醫生增強效率和速度，但他還沒有透過刺激模擬連線經驗過。效果像是影像以慢半拍播放，一種緩慢、故意的舞踊，根據殺手直覺和多年訓練編寫而成。

NEUF
UR
C
M
A
N
C
E
E

她好像一眼就把那三人全部觀照到：男孩在跳水板做好姿勢，女孩在酒杯後露齒笑，艾施普的屍體，在他歡迎的微笑之上左眼眼眶裂口黑腐。他穿著他紫褐色袍子。牙齒非常白。

男孩躍入水中。細長、褐色，體型完美。在他雙手切入水中之前，她的手榴彈已經離手。榴彈破入水面時，凱斯明白了那是什麼：包裹在十公尺長易碎細鋼絲裡的高爆彈核心。

她的箭槍鳴叫射出一陣風暴般爆炸飛鏢，命中艾施普的臉和胸；他消失了，煙從一張池畔白搪瓷空椅千瘡百孔的椅背翻捲出。

槍口轉向III珍，手榴彈此刻引爆，一個對稱的水做結婚蛋糕升起，破裂，落回，但錯誤已經犯下。

秀夫那時都還沒有碰到她。她的腿斷了。

在加維號，凱斯狂叫。

「搞了那麼久才來，」里維耶說，搜尋她的口袋。她的手自手腕消失進一個保齡球大小的無光澤黑色球體。「我在安哥拉見過一次集體暗殺，」他說，手指從她夾克取出東西。「手榴彈做的，看起來爆炸威力很弱，但他們全體立刻被流體靜力沖擊炸死。」凱斯感覺她試探性動了動手指。球體材料的阻力好像與記憶膠墊差不多。腿部痛楚極其折磨，難以忍受。視線裡紅色雲紋網移動。「如果我是妳，我不會動手指。」球的內部好像變得緊些。「這是珍在柏林買的性玩具。蠕動夠久，它會把手壓成肉泥。他們用同類不同型的材料鋪這種地板。好像跟分子有關，我猜。妳很痛嗎？」

莫莉呻吟。

「妳好像傷了腿。」他的手指在她牛仔褲左後的口袋裡找到一扁袋藥物。「嗯，我來自阿里的最後滋味，而且時間剛好。」

移動的血網開始漩渦流轉。

「秀夫，」另一個聲音說，一個女人的聲音。「她快失去意識了，給她點什麼治療傷口還有止痛。她非常驚人，你不覺得嗎，彼得？這鏡片，是她來自的地方的流行嗎？」

老練的手，不慌不忙，帶著外科醫生的把握。針尖刺入感。

「我無從知道，」里維耶回答。「沒見過她出生地的生態，他們到土耳其把我帶走。」

「蔓生地，對了。我們在那裡有利益。有一次我們還派出秀夫。其實是我的錯。我讓一個人進來，一個賊，他拿走了家族終端。」她笑起來。「我讓他輕易得手，只是想讓其他人生氣。我的賊，是個很漂亮的男孩。秀夫，她醒了嗎？不該多給她一點？」

「再多她會死。」第三個聲音說。

血網滑進黑色。

音樂再度響起，管樂和鋼琴，跳舞音樂。

凱斯……

……切

出……………

凱斯取下電極時，閃動字句的視覺殘留在繆康的眼睛和皺起的前額跳動。

「你尖叫，老大，之前一會兒。」

「莫莉，」他說，喉嚨發乾，「受傷了。」他從重力網的邊緣拿過一個白色塑膠擠壓瓶，吸出一口沒氣的水。「我一點都不喜歡這屁事的發展。」

小克雷螢幕亮起。芬站在扭曲壓扁的廢棄物背景之前。「我也一樣。我們出問題了。」

繆康把自己拉起，在凱斯頭上扭身，從肩膀上瞧過去。「現在這老兄又是誰？凱斯？」

「那只是個畫面，繆康，」凱斯疲倦地說。「我在蔓生地認識的一個人。其實是冬寂在說話，畫面的目的是想讓我們感到自在。」

「狗屁，」芬說，「就像我跟莫莉說過，這不是面具。我需要它們來跟你說話。因為我沒太多你們所謂的人物性格。但這一切都是迎風撒尿沒什麼用，因為，凱斯，正如我剛說的，我們問題大了。」

「寂，那麼就請你表達自己，」繆康說。

「首先，莫莉的腿斷了，沒法走路。照原來預定的做法，她要走進去，趕開彼得，說服三珍講出那神奇的字，再上去頭像前，說出它。現在她搞砸了。因此我要你們兩個進去找她。」

凱斯瞪著螢幕上的臉。「我們？」

「還有誰？」

「艾羅，」凱斯說，「在『巴比倫搖滾』上的那個人，繆康的伙伴。」

「不行，非得是你。必須是一個了解莫莉，了解里維耶的人。繆康做打手。」

「你可能忘掉我正在執行一個小任務，想起來了嗎？你把我千辛萬苦弄到這裡的目的……」

「凱斯，聽好。時間很緊張。非常緊迫。仔細聽。你的控制台和漫射光之間真正的連線是旁波帶對加維號導航系統的廣播。我會指引你把加維號帶進一個非常隱密的泊航站。中國病毒已經完全侵入保阪的結構，現在保阪裡面除了病毒就沒別的了。等你靠站，病毒會跟漫射光的監控系統介面互動，然後我們把旁波帶關掉。你就帶著你的控制台、腦死線，還有繆康。你要找到三珍，讓她把字說出，殺掉里維耶，跟莫莉拿鑰匙。你把你的控制台切入漫射光的系統，就能知道程式的進度。我會幫你處理這事。在頭像後面五個鉛石的板面後，有一個標準切入插口。」

「殺掉里維耶？」

「殺掉他。」

凱斯眨眼看著芬的代表。他感覺繆康把手放上他的肩頭。「嘿，你忘了一件事。」他感覺憤怒升起，還帶著快感。「你搞砸了。你爆掉亞米帝吉時也炸掉了抓鉤控制。HANIMA把我們逮得又緊又密。亞米帝吉把另一個保阪和船橋上的主機都毀了，不是嗎？」

芬點點頭。

「所以我們在這裡動彈不得。那表示你完了，老兄。」他想笑，卻卡在喉嚨。

「凱斯，老兄，」繆康輕聲說，「加維號是艘拖船。」

「對。」芬微笑。

「在外邊的大世界玩得爽嗎？」凱斯切回進來時組建問。「猜到是冬寂誠摯的邀請……」

「對。沒錯。光沒事？」

「了不起。致命病毒。」

「好。有些障礙，但我們在處理。」

「你要告訴我嗎？或許？」

「沒時間。」

「哼，小子，別管我，我反正死了。」

「少來這套，」凱斯說，然後反身，切斷腦死線如指甲裂掉邊緣的銳利笑聲。

「她嚮往一種狀態，不太牽涉到個人意識的運作方式，」III珍在說。她雙手捧著一個浮雕珠寶，朝茉莉伸過去。雕刻的人像側面很像她自己。「天賜野獸的幸福。我想她認為前腦的演進在規避問題。」她收回別針細細研究，朝不同角度傾斜捕捉光亮。「只有在某種升高的狀態下，一個人——一個家族

成員——才會被自我意識比較痛苦的一面折磨……」

莫莉點點頭。凱斯想起注射的事。他們給了她什麼藥？疼痛還在，卻像攪碎印象中冒出的緊密焦點。霓虹蟲在她大腿蠕動，粗麻布的觸感，炸燐蝦的味道——他的頭腦從中反彈。如果他避免把注意力集中在上面，這些印象會彼此交疊，變成感官上的白色噪音。假如這對她的神經系統能造成這樣的影響，她的神智現在會是什麼狀態？

她的視覺清楚明亮得不正常，比平時還要更銳利。東西像在振動，每個人和物體調至些許不同的頻率。她的手還鎖在黑球裡，放在大腿上。她坐在池畔一張椅子，斷腳直直撐在面前一張駱駝皮腳凳上。Ⅲ珍坐在對面另一張腳凳，捲縮在一件過大的未漂白羊毛製成的摩洛哥罩袍中。她非常年輕。

「他去哪了？」莫莉問。「去注射了？」

Ⅲ珍在淺色重袍的層疊下聳聳肩，把一縷深色頭髮從眼睛甩到後面。「他告訴我什麼時候放妳進來，」她說。「他不肯告訴我原因，每一件事都得很神秘。妳本來要傷害我們嗎？」

凱斯感覺到莫莉的遲疑。「我會把他殺了。我會努力殺掉那個忍者。然後我應該跟妳談談。」

「為什麼？」Ⅲ珍問，把浮雕放回罩袍內裡一個口袋。「為什麼？談什麼？」

莫莉像是在研究突起細緻的臉骨，寬闊的嘴，窄鷹鼻。Ⅲ珍眼睛顏色很深，奇特地不透明。「因為我恨他，」她終於說，「至於為什麼，只因為我線路是這麼接的，他是怎樣的人，我是怎樣的人。」

「還有那場戲，」Ⅲ珍說，「我看過那場演出。」

莫莉點頭。

「可是秀夫呢？」

「因為他們是最頂尖的。因為他們其中一個殺了我的伙伴。」

Ⅲ珍變得很凝重。她揚起眉頭。

「因為我必須要試試看，」莫莉說。

「然後我們要談話，我跟妳，像這樣？」她的深色頭髮很直，中分，梳到後面盤成一個髻夾上銀色髮飾。「我們現在談談好嗎？」

「把這拿掉，」莫莉說，舉起她被束縛的手。

「妳殺了我爸爸，」Ⅲ珍說，語調完全沒變。「我在螢幕上看到。他稱它們是我媽媽的眼睛。」

「他殺了那個傀儡，看起來像妳。」

「他很喜歡露骨的作態，」她說，然後里維耶出現在她身旁，因藥物而容光煥發，穿著他在他們旅館屋頂花園的泡泡紗囚衣裝。

「互相認識一下？她是個很有趣的女孩，不是嗎？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心裡就這麼想。」他走過Ⅲ珍。「不會有用的，妳知道。」

「是嗎？彼得？」莫莉擠出笑容。

「低估我；冬寂不是第一個犯下這個錯誤的。」他走過泳池的磁磚邊到一張白搪瓷桌，把礦泉水飛濺入一個厚水晶高球杯。「莫莉，他跟我說話。我猜想他跟我們全體說話。妳，凱斯，還有剩下最後一點可以談話的亞米帝吉。他不可能真的了解我們，妳知道。他有他的人物分析資料，但那些只是統計數據。親愛的，或許妳是能被統計出的動物，但凱斯一點都不是，而我擁有統計本質上無法量化的特質。」他飲下。

「而彼得，那到底是什麼？」莫莉問，語調平淡。

里維耶亮了起來。「變態。」他朝兩個女人走回去，晃動著高密度、深切割圓柱形水晶裡剩下的水，好像他喜歡這東西的重量。「一種對無理由行為的享受。而且莫莉，我做了個決定，一個全然無理由的決定。」

她等著，抬頭看他。

「噢，彼得，」Ⅲ珍說，口氣帶著通常屬於孩童的溫和惱怒。

「莫莉，沒字給妳。他跟我提過，妳知道。Ⅲ珍當然知道那個密碼，但不會給妳。也不會給冬寂。我的珍是個有野心的女孩，以她反常的方式。」他又微笑。「她對家族帝國自有規劃；一對發狂的人工智慧，儘管概念很刺激誘人，只會擋我們的路。因此。她的里維耶前來襄助，妳懂。然後彼得說，坐好了。放起爸爸最喜歡的二零年代舞曲，讓彼得幫妳喚出樂隊來配合，一舞池的舞者，為死去的國王艾施普守喪。」他喝下最後的礦泉水，「不，你不行，爸爸，你就是不行。既然現在彼得回家

了。」他的臉色因古柯鹼和鹽酸配西汀的快感而粉紅，接著他把杯子狠狠甩上她左眼植入鏡片，把視力砸成光和血。

凱斯取下電極時，繆康背頂在艙頂。腰間一圈尼龍懸吊索，兩端用吸震索和灰色橡膠吸盤墊固定在艙板上。他脫掉上衣，用一個看起來很笨拙的零重力扳手，卸下又一個六角頭，肥大的減震彈簧發出噹噹弦音。馬可斯·加維號在引力壓力的擠壓下吱嘎呻吟。

「寂帶我和我靠站，」錫安人說，把六角頭丟進腰間的網袋裡。「繆康領航登岸，同時需要我們辦事工具。」

「你工具放在後邊？」凱斯伸長脖子，看著一束束褐色背肌擠在一起。

「這個，」繆康說，從艙板後的空間裡，滑出一捆裹在黑色塑膠裡的長包。他放回艙板，只旋回一個六角頭固定位置。他做完前，黑色的包裹已經朝後艙飄去，他用拇指按開工作腰帶上灰橡膠墊的真空閥，把自己釋放去拿回剛取出的東西。

他一踢回來，滑過他的用具——他的中央螢幕上閃著綠色的靠站圖表——一把抓住凱斯重力網框。他把自己拉下，用不平整的拇指厚指甲挑著包裹上的膠帶。「中國有個人說這個出真理，」他說，取出一把油亮的古老雷明頓自動霰彈槍，槍管截短至飽經風霜的前托前幾公釐處。槍後托完全拿掉，換成無光黑膠帶纏裹的木製手槍握把。他混身汗味加大麻味。

「你只有那一把？」

「對，老兄，」用一塊紅布擦淨黑色槍管上的油，黑色的塑膠布在他另一手的槍把上捲成一束。「我和我是瑞斯塔法利安海軍，要相信。」

凱斯把電極拉下前額，他才懶得把德州導尿袋裝回去；至少他在漫射光山莊可以好好尿一番，即使是他最後一次。

他切入。

「嘿，」組建說，「老彼得徹頭徹尾的人猿屎，哼？」

他們現在好像是泰絲爾——艾施普冰壁的一部份了；祖母綠的拱形加寬，長到一起，結合成實心的一體。在他們四周中國程式的綠色主控各個表面。「越來越近了，迪西？」

「真的很近了，很快就要用上你。」

「聽好，迪西，冬寂說光在我們保阪裡已確立自己。我得把你和我的控制台從這個線路中切出，把你拉進漫射光，再把你插進那裡的監管系統，這是冬寂說的。他說光的病毒能從那裡全部通過。然後我們從內部進行，從漫射光的網路。」

「好極了，」腦死線說。「如果我可以從屁股倒著做事的話，我也是從來不喜歡簡單的做法。」
凱斯反身。

進入她的黑暗，一種在攪拌的感官聯感，她的疼痛是舊鐵的澀味，瓜果的香氣，飛蛾拍翅刷著她面頰。她失去意識，他被隔在她夢之外。當視覺晶片閃動，字母數字碼泛出光輪，微微的粉紅光暈環起每個碼。

07：29：40。

「彼得，這讓我非常不高興。」Ⅲ珍的聲音像從很空洞的遠方傳來。茉莉聽得到，他發現，然後立刻修正自己。刺激模擬沒受損，功能還在；他感覺得到它杵著她的肋骨。她的耳朵接收到女孩聲波的振動。里維耶短短說了些不是很分明的句子。「但是我不覺得，」她說，「而且這不好玩。秀夫會從加護中心帶醫療小組下來，可是這需要一個外科醫生。」

一陣靜默。凱斯非常清楚聽到水輕拍上池壁的聲音。

「我回來的時候，妳在跟她講什麼？」里維耶現在距離很近了。

「我媽媽。她問我的。我想除了秀夫注射的針劑，她還有休克現象。你為什麼要那樣對她？」

「我想知道它們會不會碎。」

「有一個碎了。等她醒來——如果她醒得過來——我們就能看看她眼睛是什麼顏色。」

「她極端危險。太危險了。如果我沒在這分散她的注意力，沒丟出艾施普讓她分心，我的秀夫引誘她扔出她的小炸彈，妳會在哪？在她的控制下。」

「不會的，」Ⅲ珍說，「秀夫在這。我不覺得你很了解秀夫。但她顯然很清楚。」

「想喝點什麼嗎？」

「葡萄酒。白的。」

凱斯切出。

繆康弓身在加維號的控制上，打出靠站順序的一連串指令。模組的中央螢幕顯示代表漫射光泊航站的紅色固定方塊。加維號是較大的綠色方塊，在繆康的指令下或左或右，並且慢慢縮小。左邊較小的螢幕顯示逐漸接近紡錘體弧線的加維號和HANIMA結構圖。

「老兄，我們只有一小時，」凱斯說，從保阪拉下光纖帶。他控制台的備用電池足夠九十分鐘，但腦死線組建會耗掉額外的電。他機械地快速工作，用微孔膠帶把組建固定在小野——仙台的底部。繆康的工作腰帶飄過，他一把抓住，把兩段吸震索連同灰色長方形吸盤墊取下，然後把一個夾子咬上另一個。他拿著吸盤墊壓在他控制台兩邊，啟動拇指開關製造吸力。現在控制台、組建還有即興做出來的肩帶懸在他前方，他掙扎穿上皮夾克，檢查口袋裡的物件。亞米帝吉給他的護照，同名字的銀行晶片，他進入自由區時發給他的信用晶片，兩張他從布魯斯買來的β苯乙胺皮膚貼布，一卷新日元，半包頤和園，還有流星鏢。他把自由區的晶片朝肩膀後一扔，聽到它清脆打上俄國滌氣機。他正要把鋼星也順手這麼一扔，卻被回彈的信用晶片輕擊中後腦，晶片又旋出去，打上艙頂，下滾擦過繆康左肩。錫安人中斷領航回頭惡瞪他一眼。凱斯看了一眼流星鏢，然後把它塞入夾克口袋，聽到內裡割裂

聲。

「你錯過了寂，老大，」繆康說。「寂說他幫加維號把安全系統搞亂，加維號用另一艘船名義入站，他們等待從巴比倫來的船。寂在廣播代碼給我們。」

「我們要穿真空裝嗎？」

「太重，」繆康聳肩。「留在網裡等我叫你出來。」他把最後的序列打入模組，然後抓起導航台兩邊磨損的粉紅色把手。凱斯看見綠色的方塊縮小到幾釐米最後疊上紅色方塊。在小螢幕上，HANIMA降下船首避開紡錘體的弧線，然後被套住。加維號還吊在它下面像隻被捕捉的蟲子。拖船鳴叫震動。兩隻造型化的手臂跳出抓住修長的黃蜂形體。漫射光伸出一個試探性黃色長方形，彎曲摸索過HANIMA尋找加維號。

密封膠的顫動葉狀體後，船頭傳來刮擦的聲音。

「老大，小心我們有引力了。」繆康說。好像受磁鐵吸引，十幾個小物件同時打上艙底。凱斯喘息，他的內臟被拉入不同的配置。控制台和組建重重落到他腿上。

他們現在附在紡錘體上，跟著它旋轉。

繆康張開手臂，伸展舒緩肩膀的緊張。他拿掉紫色的髮網，搖散髮辮。「來吧，老兄，如果你說時間最寶貴。」

漫射光山莊是一個寄生結構，凱斯提醒自己，一邊跨過密封膠的卷鬚，穿過馬可斯·加維號的前艙。漫射光從自由區流入空氣和水，沒有屬於自己的生態系統。

從泊航站延伸出的管狀通道是針對紡錘體旋轉重力所設計，比他翻滾上HANIMA的通道更加精細。一條波形伸縮隧道，轉折關節由整體的水壓機置組件控制，每一節有一圈堅固防滑塑膠環，可做梯子的橫階。通道像蛇一樣蜿蜒繞過HANIMA，在與加維號艙門接合處，它是橫的，但立刻左向陡峭上彎，變成沿著遊艇弧形船殼的垂直爬升。繆康已經攀上環圈，用左手把自己拉上去，雷明頓在右手。他穿一條污漬肥大的軍用工作褲，綠色無袖尼龍夾克，和一雙大紅鞋底的破舊帆布球鞋。他每爬上一圈，通道都微微移動。

小野——仙合還有腦死線組建的重量，把臨時肩帶的夾子深深卡進凱斯的肩膀。現在他唯一的感覺是害怕，一種廣義的恐懼。他把念頭推開，逼著自己重播亞米帝吉對紡錘體和漫射光山莊的演講。他開始攀登。自由區的生態系統有限也非封閉的。錫安有封閉系統，資源能夠循環使用多年，不需要外在引進。自由區製造自己的空氣和水，但依賴不斷的食物補給，以及定期泥土營養素的增強。漫射光山莊什麼都不生產。

「老兄，」繆康輕聲說，「上來這裡，我旁邊。」凱斯往旁邊擠到圓形梯的一側，攀完最幾階。

通道終止在一個平滑微凸的艙門，直徑兩公尺。管道的水壓組件消失進艙門框裡一個靈活框槽。

「現在我們怎麼——」

艙門忽然旋開，凱斯閉嘴，氣壓細微的差異把細塵粒撲進他的眼睛。

繆康往上攀登過了邊緣，凱斯聽到雷明頓安全鎖咔一聲放開。「老大，急的是你……」繆康悄聲說，蹲踞在那。凱斯到他旁邊。

艙門在一圓形拱頂房間的中央，地板鋪著藍色防滑塑膠磚。繆康手肘輕推他，指一指，然後他看到弧形牆裡一個監視螢幕。螢幕上一個高個子年輕人，面容有著泰絲爾——艾施普的特徵，揮著他深色西裝大衣的袖子。他站在完全相同的艙口邊，在一樣的房間裡。「很抱歉，先生，」一個聲音從艙門上正中間的柵格傳出。凱斯往上瞧。「預計你會晚一點停靠在主軸泊航站。請等一下。」螢幕上年輕人不耐煩地甩了甩頭。

當他們左邊的門滑開，繆康旋身，霰彈槍準備好。一身橘色工作服的矮小歐亞混血從門走出來，驚視他們。他口張開，但說不出話來。凱斯看一眼監視螢幕，空的。

「誰？」那人終於說出口。

「瑞斯塔法利安海軍，」凱斯說，站起來了，符控流域控制台撞上他的屁股，「我們只是要用你們監管系統切入。」

那人吞了口口水。「這是考驗我吧？忠誠度突檢。這一定是忠誠突檢。」他手掌在橘色工作服大

腿側上擦抹。

「不，老兄，這是真的。」繆康從蹲踞中起來，雷明頓對著混血的臉。「你行動。」

他們跟著那人走回那扇門，進入一條走廊，凱斯非常熟悉的磨光水泥牆，地上不規則疊放的地毯。「漂亮的地毯，」繆康說，戳一下那人的背。「聞起來像教堂。」

他們來到另一個監視螢幕，一個古老新力，架在備有鍵盤和複雜插座配置板的控制台上。螢幕亮起時，他們止步，芬好像在「大都會全象術」前面的房間對他們緊張露齒笑。「好，」他說，「繆康把這個人從走廊帶到打開的置物室，把他丟進去，我會鎖門。凱斯，你要上面面板左邊第五個插座。在控制台下櫃子裡有轉換接頭。需要小野——仙台二十針進入日立四十。」繆康推著他的俘虜前行，凱斯跪下在各種插頭中翻找，終於找出他要的。當他的控制台插入轉換接頭時，他停止了一下。

「老兄，你一定要看起來像那樣？」他問螢幕上的臉。芬一條條線擦去，換成隆隆尼的影像站在剝落的日本海報前。

「寶貝，任何你想要的，」隆隆尼懶洋洋地說，「就向隆尼傾訴……」

「算了，」凱斯說，「就用芬。」在隆的影像消逝時，他把日立的轉換接頭推入插座，把電極在前額置好。

「被什麼耽擱了？」腦死線問，笑起來。

「跟你說過不要笑，」凱斯說。

「開個玩笑，老弟，」組建說，「對我沒半點時間差。讓我瞧瞧我們這兒有什麼．．．」

光程式是綠色的，和泰—艾的冰壁完全同色調。甚至就在凱斯注視下，它變得越來越不透明；不過往上看就能看到像鯊魚的黑色鏡面物。裂縫和幻覺現在都消失了，這個東西就像馬可斯·加維號一樣真，一架沒翅膀的古董飛機，平滑的皮膚鍍上黑色銘。

「幹得好，」腦死線說。

「對，」凱斯說，然後反身。

「——像那樣。我很抱歉，」Ⅲ珍在說話，一邊包紮莫莉的頭。「我們的醫療小組說沒有腦震盪，對眼睛沒有造成永久性的傷害。妳來這裡之前，不太認識他？」

「完全不認識他，」莫莉冷冷說。她躺在一張高床或有臥墊的桌子。凱斯感覺不到受傷的腿。最早注射進去的感官聯感效果好像已經消退。黑球移除了，但她的手受制於她看不見的軟皮帶不得動彈。

「他要殺妳。」

「想得到，」莫莉說，眼睛從上方一盞很亮的燈移轉注視不平整的天花板。

「我想我不會要他這麼做，」Ⅲ珍說，莫莉痛苦地轉過她的頭，往上看進那雙深色的眼睛。

「別玩弄我，」她說。

「可是我倒有點想呢，」III珍說，然後彎下來親了她的前額，溫暖的手把頭髮撩到後面。她淺白的摩洛哥罩袍上有幾處血漬。

「他去哪了？」莫莉問。

「大概又去注射藥物了，」III珍說，直起身體。「他等妳來等得很不耐煩。莫莉，我想把妳照顧到痊癒會很好玩。」她微笑，無意間把帶血的手抹下袍面。「妳的腿需要重接，但我們可以安排。」

「那彼得呢？」

「彼得，」她微微搖了搖頭。一束黑髮鬆開，落下她的前額。「彼得變得很無聊。我發現藥物使用基本上都很無聊。」她咯咯笑起。「至少，別人用的話。我父親是一個虔誠的藥物濫用者，我想妳已經看到了。」

莫莉緊繃起來。

「別嚇自己，」III珍的手指撫過皮褲腰上的皮膚。「他自殺的原因，是因為我操縱了他冰凍期的安全限度。我從來沒有真正跟他見過面，妳知道。我是在他最後一次睡下去時被輕輕倒出。但我真的很了解他。核心什麼都知道。我看到他殺了我母親。等妳好一點我會給妳看。他在床上把她勒死。」

「他為什麼要殺她？」她沒被包紮的眼睛定焦在女孩的臉孔。

「他沒法接受她要我們家族走的方向。她出資建造我們的人工智慧。她真的是眼光看得很遠的

人。她想像我們和人工智慧有共生關係，我們企業決定都由它們為我們代做。我應該說，我們有意識的決定。泰絲爾——艾施普會變得不朽，一個蜂巢，我們每一個是較大整體的一個單位。非常迷人。我會放她的紀錄給妳，幾乎一千小時。但我從來不了解她，真的；隨著她的死亡，她的方向也不存在了。所有的方向都失去了，我們開始把自己挖進地洞。現在我們很少出去，我是這裡唯一的例外。」

「妳說妳嚐試要殺掉老頭？妳動了他的低溫程序？」

III 珍點點頭。「有人幫助我。一個鬼。那是我很小的時候的想法，在企業核心裡有鬼。很多聲音。其中一個是妳叫冬寂的，那是圖靈給我們在伯爾尼人工智慧的代號，不過操縱妳的實體算是個次級程序。」

「其中之一？還有更多？」

「還有另一個。可是那一個很多年都沒再跟我說話。我想它放棄了。我猜想它們代表我媽媽指定設計到最初軟體程序裡的某些能力的成熟；不過她是個非常秘密的女人，只要覺得有必要她不會透漏的。這裡。喝一口。」她放了一根可彎曲吸管到茉莉唇邊。「水。只能喝一點。」

「珍，愛，」從看不見的地方，里維耶高興地問，「自己玩得很快樂嗎？」

「不要吵我們，彼得……」

「玩做醫生……」突然間茉莉注視著自己的面孔，影像懸在她鼻子上方十公分。臉上沒有繃帶，左邊的植入碎了，一根銀色的長塑膠指頭深深搗入眼眶中反轉的血池。

「秀夫，」III珍說，輕輕撫摸茉莉的腹部，「彼得如果再不走開就傷害他。彼得，去游泳。」
投影消失了。

07：58：40，在眼睛被繃帶矇住的黑暗裡。

「他說妳知道那個碼。彼得說。冬寂須要那個碼。」凱斯忽然注意到集寶CHUBB鑰匙在它尼龍細繩上，抵著她左乳的內曲線。

「是的，」III珍說，收回她的手，「我知道。我小時候學的。我想我在夢中學到的．．．或者在我母親上千小時的日記某處。但我想彼得勸我不要交出也是有道理。如果我一切都理解正確的話，我到時候得和圖靈對抗，而且，不反覆無常也不成鬼。」

凱斯切出。

「古靈精怪的小顧客，呃？」芬從老新力對凱斯咧嘴笑。

凱斯聳聳肩。他看到繆康從走廊走回來，他的頭跟著凱斯聽不到的節奏上上下下。一對黃色導線從他的耳朵進入無袖夾克的邊袋。

「混音，老大，」繆康說。

「你他媽的瘋了，」凱斯告訴他。

「聽沒問題，老兄；很正義的混音。」

「嘿，各位，」芬說，「機警點。你們的交通工具來了。我沒那麼圓滑，變不出太多像用VIII尚的影像騙過你們門房的把戲；但我還是能安排便車帶你們到III珍的地方。」

凱斯從插座拔出轉換接頭，此時走廊另一端很不優雅的水泥拱形下，無人工作車晃進視線。這或許是他的非洲人坐過的車，如果真是，他們已經走了。在矮墊座位之後，小百靈小小的操縱器緊抓椅墊，穩定眨著它的紅色LED。

「要趕巴士了，」凱斯對繆康說。

他又失去了他的憤怒。他想念它。

小車十分擁擠：繆康，雷明頓橫放膝上，凱斯，控制台和組建抵在胸前。車子行進速度超過設計速限；它頭重腳輕，轉彎急，而繆康喜歡傾向轉彎的一邊。左轉時問題不大，因為凱斯坐在右側，可是右轉時錫安人橫倚上凱斯和他的器材，把他壓在座位上透不過氣。

他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哪裡。一切看起來都很熟悉，但他不能確定是否真的看過某個特定地帶。木製展覽櫃沿著弧形廊道一路放置，陳列確定從來沒見過的收藏：大鳥的頭骨，錢幣，銀箔面具。工作車六個輪胎寂靜無聲壓過層疊的地毯。唯一的聲響是電動馬達的嘶鳴，還有每當繆康為平衡急右轉忽然撲倒上凱斯時，他耳中的軟膠珠偶而微弱爆出的錫安混音。控制台和組建不斷把夾克口袋裡的流星鏢往他臀部壓。

「你有錶嗎？」他問繆康。

錫安人搖搖髮辮，「什麼時間就是什麼時間。」

「老天，」凱斯說，閉上眼睛。

百靈急急跑過成堆的地毯，用其中一隻加墊爪輕敲一扇尺寸過大的矩形木門，深色木頭飽經風霜。在

他們後面，小車哧哧發熱，藍色火星從百葉窗板射出。火星擊上車下的地毯，凱斯聞到羊毛燒焦味。

「這條路？老大？」繆康瞟一眼門，啪一聲打開霰彈槍安全鎖。

「嘿，」凱斯說，多是對自己而非繆康。「你覺得我會知道？」百靈旋轉它球型身體，連續閃動LED。

「它要你去開門，」繆康說，點著頭。

凱斯步上前，試試華麗的銅門把。門上在眼睛高度嵌了面銅牌，從前刻在上面的字母，因為年代如此久遠而只剩蜘蛛般不可解的字碼；早已不復存在的職稱或頭銜，磨光至湮沒無聞。他半猜著漫射光裡的物件是泰絲爾——艾施普一件件挑選的，還是跟某個類似歐洲的「大都會全象術」大批買進。凱斯一寸寸把門打開，門上鉸鏈憂鬱地吱吱作響，繆康從他身邊跨步進去，雷明頓從臀部位置刺出。

「書，」繆康說。

圖書館，白色鋼架和標簽。

「我知道我們在哪裡，」凱斯說。他回頭看一眼工作車，一縷煙從地毯升起。「那麼來呀，小車。」他說。「小車？」它一動不動。百靈拉扯他的牛仔褲腳，輕嚙他的腳踝。他很想踢它一腳，但努力按捺衝動。「怎樣？」

它滴答轉進門，他跟著。

圖書館的螢幕是另一個新力，和第一個一樣久遠。百靈在它下面停止，執行一種快步舞。

「冬寂？」

熟悉的面孔充滿螢幕，芬微笑。

「凱斯，該報到了，」芬說，眼睛被香菸燻得眯起。「來吧，切入。」

百靈忽然撲向他的腳踝，往他腿上爬，它的操縱器透過褲子的薄黑布掐他的肉。「靠！」他一巴掌把它搥開，百靈打上牆。它的其中兩肢，開始不斷徒勞地啟動活塞，抽吸空氣。「那鬼東西在搞什麼？」

「燒壞了，」芬說。「別管它。沒事。現在切入。」

螢幕下有四個插座，只有一個插得進日立的接頭。

他切入。

空無一物。灰色的真空。

沒有母體，沒有座標方格。沒有符控流域。

控制台不見了。他的手指……

在意識邊緣的遠方，某個急行、飛逝的印象越過一群群黑色鏡面朝他衝來。

他想尖叫。

有座城市，彷彿在海灘的弧彎之後，但距離很遠。

他屈腿蹲在潮溼的沙上，手臂緊緊抱膝，顫抖。

他就那樣待著好像過了很久，甚至在顫抖停止之後。城市，如果那是城市，灰而低。拍岸波濤之上，霧層捲進，時不時矇矓起城市。自某刻起他決定那不是城市，而是一棟建築，可能是廢墟；他無法判斷它的距離。沙的顏色和黯淡還不到發黑的銀同調。海灘是沙岸，很長，沙很溼，牛仔褲下面都被沙弄溼了．．．他環抱自己前後搖動，唱起一首無詞無調的歌。

天空是不同的銀色。千葉。像千葉的天空。東京灣？他轉回頭，凝望大海，渴望看到富士電氣的全象商標，無人直升機，任何什麼都行。

在他身後，一隻海鷗鳴叫。他戰慄。

風揚起，沙子打上他的面頰。他把臉埋入膝頭，哭起來，啜泣的聲音和搜尋海鷗的叫聲一樣遙遠而異域。溫熱的尿溼了他的褲子，滴入沙中，很快被水上吹來的風冷卻。當眼淚乾去，他的喉嚨發痛。

「冬寂，」他對著膝喃喃，「冬寂．．．」

光線越來越暗了，他顫抖，那股寒冷逼著他終於站起來。

他的膝蓋和手肘痛。鼻涕流出，他用夾克袖口抹去，然後一個個空口袋尋找。「老天，」他說，肩膀拱起，手指塞到手臂下取暖。「天哪。」他的牙齒凍得打顫。

海浪退下，在沙灘上爬梳出比任何東京園丁作品還要更微妙的圖案。他朝此時看不見的城市走了十幾步，回頭看向聚攏的黑暗，他的足跡一直延伸到來時的點。沒有其他的痕跡擾亂暗沈的沙。

他估計在他注意到光亮之前，大概已經走了一公里。他在跟瑞茲談話，是瑞茲先發現的，橘紅色的光，在他右邊遠離海浪處。他知道瑞茲不在那，酒保是他自己的想像而不是他陷入的東西所虛構出的，不過，都無所謂。他把這個人叫出來算是某種慰藉，但瑞茲對凱斯和他的困境自有看法。

「說真的，我的好手，你讓我很佩服。你願意為完成自我毀滅，付出那麼多努力。完全多餘！早在夜城你就有了，就在你的掌握裡！速度把你的感官吃掉，酒精讓一切不停流動，琳達提供你甜美的哀傷，還有街頭讓你揮斧頭。現在為了做相同的事，你走了多遠的路，還有多麼醜惡的道具．．．懸在太空的遊樂場，與外界隔絕封起的城堡，老歐洲最稀少的腐朽物，死亡的人封在小箱子裡，中國來的神奇．．．」瑞茲大笑，在他旁邊跋涉，他的粉紅操縱器在他側身瀟灑擺動。即使在黑暗中，凱斯看得見綁在酒保黑去的牙上奇形怪狀的鋼網。「但我想這就是好手的作法？不是嗎？你需要這個世界，這片海灘，這個地方為你建造出來；你才能死亡。」

凱斯停下，轉向，朝向海浪的聲音和飛沙的刺痛。「是呀，」他說，「可惡。我想．．．」他朝聲音走去。

「好手，」他聽到瑞茲叫。「光，你看到那光嗎，這裡，從這走．．．」
他又停步，蹣跚，距離冰冷海水幾公釐處跪倒。「瑞茲？什麼光？瑞茲．．．」

但此時全面漆黑，只有潮水的聲音。他掙扎站起，試著踩回原來的步子。

時間流逝，他繼續走著。

而它就在那，光輝，每走一步光輝重新定義自己。長方形。一扇門。

「那裡邊有火，」他說，字被風刮走。

一個地下碉堡，石頭或水泥的，埋在暗沈沙堆中。洞口低而窄，無門，很深，嵌在至少一公尺厚的牆裡。「嘿，」凱斯輕聲說，「嘿．．．」他手指掃過冷冰的牆。有火，在裡邊，入口的兩側影子搖動。

他低低彎身穿過，進入，一共三步。

一個女孩蹲在算是火爐的鑄鋼旁邊，漂流木燃燒著，風把煙從凹陷的煙囪吸上去。火是唯一的光亮，當他的注視對上睜得大大的驚訝雙眼，他認出她的髮帶，一條捲起的絲巾，印著像放大的電路圖。

那天晚上，他拒絕了她的懷抱，拒絕她請他吃的東西，還有一條條泡棉墊和毯子築起的窩中，她身邊的位置。最後，他蹲踞在門邊，看著她睡覺，聽著風擦淨建築的外壁。每一小時左右，他起身走到臨時搭建的爐子，從旁邊的木柴堆拿幾塊新的漂流木丟進去。一切都不是真的，但冷就是冷。

她不是真的，在火光裡側身蹣跚。他看著她的嘴，唇微微張開，她是那次渡過海灣旅程中他所記

得的女孩，這真的很殘酷。

「惡毒，混蛋，」他輕輕對風說。「絕對不碰運氣，對不對？不會給我任何吸毒鬼，呃？我知道這是什麼……」他努力壓抑聲音中的絕望。「我知道，明白嗎？我知道你是誰。你是另外那個。三珍告訴茉莉的。燃燒的樹叢。那不是冬寂，那是你。冬寂試著要百靈警告我小心。現在你把我弄成腦死，把我弄到這裡。哪裡都不是的地方。和一個鬼一起，就像我以前記得她一樣……」

她在睡眠中翻轉，叫喚了一聲什麼，把一片碎毯拉上蓋起肩和頰。

「妳什麼都不是，」他對睡著的女孩說。「妳已經死了，妳反正對我只有狗屁意義。聽到了嗎？朋友？我知道你在幹什麼，我腦波線平了。這一切只持續了二十秒，對吧？我在圖書館裡掛點，我腦死了，然後很快就會真死，如果你有點頭腦的話。你不要冬寂的詭計成功，就是這樣，所以你就把我懸在這裡。迪西會操作光，但他人已經死了，你猜一猜就知道他的下一步，對。這琳達狗屁，對，都是你幹的，不是嗎？冬寂把我吸進千葉的組建時想用她，但他沒辦法。說太困難。是你移動了自由區的星星，對不對？是你把她的臉放上艾施普房間死掉的傀儡。茉莉根本就沒看到那個。你改編了她刺激模擬的訊號。因為你以為你可以傷害我。因為你以為我在乎。哼，操你媽的，不管你叫什麼。你之前贏了，你此刻也贏了。但現在這一切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好吧？以為我在乎？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對付我？」他再度顫抖，聲音尖銳起來。

「寶貝，」她說，從爛毯子中轉起，「你過來睡。你要，我起來。你得睡一下，好嗎？」半睡半

醒中她的口音加重。「你就睡一覺，好嗎？」

當他醒來，她已經離開。火熄了，但碉堡內很溫暖，陽光從洞口斜照進來，在撕開的肥大纖維箱面上投射出一面金色的歪曲長方形。那個東西是貨運櫃；他記得在千葉碼頭見過。從側面的裂口，他看到半打亮黃袋子，陽光看起來像巨大的牛油塊。他的胃因飢餓而緊縮。滾出窩，他走到裝運箱，隨便拿出一袋，眨眼看著十幾種語言的小字說明。英文在最下面。急救。配給。高蛋白。「牛肉」，AG—8型。營養成份表。他再摸索出另一袋。「蛋」。「既然你要虛構出這一切狗屁，」他說，「你準備一些真的食物，好吧？」一手一袋，他穿過建築的四個房間。兩間空的，只有沙堆。第四間還有三個這類補給箱。「對，」他觸碰封條，「要在這待上很久。我懂你的意思。當然……」

他搜尋有火爐的房間，找到一個塑膠桶貯存了他假定是雨水的水。在毛毯窩邊，靠牆的地方放了一個廉價紅色打火機，一把綠色把手裂開的水手刀，和她的絲巾。還打著結，因汗和塵土而變硬。他用刀打開黃袋子，把裡面的東西倒入他在爐邊找到的生鏽罐子。他從水桶滴水進去，用手指混合製出的濃稠物，吃了下去。味道有點接近牛肉。吃完後，他把罐子扔進火爐，走了出去。

從太陽的溫度和角度判斷，午後三時已過。他踢掉腳上的溼尼龍鞋，十分訝異沙的溫暖。在白天，沙是銀灰色。天空藍而無雲。他繞過碉堡的轉角，朝海浪走去，把夾克丟在沙上。「不知道你這是用誰的記憶，」他到達水邊時這麼說。他剝下牛仔褲，踢進淺浪中，跟著丟進T恤和內衣。

「你在幹什麼？凱斯？」

他轉身發現她在沙灘上距離他十公尺，白色的泡沫滑過她的腳踝。

「我昨晚尿溼了褲子，」他說。

「嗯，你不會要穿這些的，鹹水會讓你皮膚痛。我帶你去石頭後的池子。」她微微朝她身後比比手勢。「是淡水。」褪色的法國工作褲自膝部扯去，下面的皮膚褐色平滑。微風提起她的頭髮。

「聽著，」他說，撈出他的衣服，朝她走去。「我有個問題要問妳。我不會問妳在這裡做什麼。但妳覺得到底我是在這裡幹什麼？」他停步，溼的黑牛仔褲一隻褲腿拍打他赤裸的大腿。

「你昨晚來了，」她說。她對他微笑。

「我來對妳就夠了？」

「他說你會來，」她說，皺起她的鼻子。她聳聳肩。「我猜他知道那類事吧。」她抬起左腳，蹭著另隻腳踝摩掉鹽，動作笨拙像小孩。她又對他微笑，試探地。「現在你回答我一個問題，好嗎？」

他點點頭。

「為什麼你全身像那樣漆成咖啡色，除了那隻腳？」

「妳最後記得的是什麼？」他看著她從長方形鋼盒蓋，他們唯一盤子，抹淨最後一點急凍脫水雜菜。

她點點頭，她的眼睛在火光中奇大。「我很抱歉，凱斯，我對天發誓。就是那些屁事，我想，然

後它……」她拱起背向前，前臂抱起膝，面孔因為痛苦和相關記憶而扭曲了幾秒。「我只是需要錢，回家，我想，還是……見鬼的，」她說，「你幾乎都不跟我說話了。」

「這裡沒香菸？」

「老天，凱斯，你今天已經問了我十遍了！你有什麼毛病？」她捻起一束頭髮放入口中咬。

「但這裡有食物？食物早在這了？」

「我跟你說過，老天，它自己沖上那個鬼海灘的。」

「好。當然。天衣無縫。」

她又開始哭，無淚的啜泣。「哦，凱斯，你這個混蛋，」最後她努力說出，「我本來一個人在這裡好好的。」

他站起來，拿起來克，低身走出洞口，手腕擦到粗糙水泥。沒有月亮，沒有風，黑暗中海水的聲音環繞著他。他的牛仔褲緊而溼黏。「好吧，」他對黑夜說，「我接受。我想我接受。但明天最好沖上一些香菸。」他被自己的笑聲嚇一跳。「一箱啤酒也行，你既然要做的話。」他轉身又進去碉堡。

她在用一截乾成銀色的木頭翻著灰燼。「凱斯，在廉價旅館你棺材艙裡的是誰？漂亮的武士，有那種銀色鏡片，黑皮衣。嚇到我，後來我想可能她是你的新女朋友，只是她看起來錢比你多……」她回眸看他。「偷了你的RAM，我真的很對不起。」

「算了，」他說，「不重要。所以妳就把它拿給誰，要他幫妳讀取？」

「東尼，」她說。「我算是在跟他交往。他有毒癮，然後我們：不管怎樣，對，我記得他用一個螢幕跑內容，真的很不可思議的圖片，我記得心裡想你是怎麼——」

「裡面沒有圖呀，」他打斷她。

「當然有。凱斯，我只是想不通你怎麼會有我小時候所有的照片。我爸爸離開時的模樣。有次給我一隻鴨子，漆畫的木頭，你還有那張照片：」

「東尼看到了嗎？」

「我不記得，緊接之後，我在沙灘上，真的很早，太陽升起，那些鳥全叫得很寂寞。我很害怕因為身上沒帶注射，什麼都沒，而我知道我要開始難受了：然後我一直走一直走，直到天黑，找到這個地方，第二天食物沖上海岸，都纏在海裡綠綠的像硬果凍葉子的東西裡。」她把木枝滑進灰燼留在那。「藥癮都沒有犯，」她說，餘燼徐徐升起。「比較想念香菸。你呢？凱斯？你還很亢奮嗎？」火光在她顴骨下跳躍，想起巫師城堡還有歐羅巴坦克大戰。

「沒，」他說，然後嚐到她口中眼淚乾去留下的鹹味，他所知的都不再重要。在她裡面流動一股力量，是他在夜城就知道而且握著，同時被那力量緊握，守住一陣，遠離時間和死亡，遠離捕獵他們每個人不容情的街頭。那是他曾經知道的地方；不是所有人可以帶他到那裡，而他不知怎麼總是有辦法忘記它。幾次找回又失去。當她拉他下來——他知道——他記得，它屬於肉體，牛仔嘲笑的血肉。那是在知覺之外極其開闊之物，螺旋體和費洛蒙編碼出的資訊海，無止盡的錯綜複雜，只有肉體強烈而盲

目的作法，才能解讀。

他拉開法國工作褲，拉鍊卡在尼龍咬合帶上凝結的鹽晶體。他破壞它，被鹽侵蝕的布料撕裂，小片金屬件擊上牆，然後他進入她，實現古老訊息的傳遞。這裡，甚至在這裡，某個陌生人記憶的編碼模型，一個他知道到底是什麼的地方，慾望不減。

木枝著火時她抵著他戰慄，躍動的火光把他們纏結的影子投映到碉堡牆上。

之後，他們躺在一起，他的手放在她大腿之間，他想起她在沙灘上，白色泡沫拉著她腳踝，他想起來她說的話。

「他告訴妳我要來，」他說。

而她只是在他身邊翻了個身，臀部抵著他的大腿，手放上他的手，自夢中喃喃說了些什麼。

他被音樂喚醒，一開始還可能是自己的心跳。他在她身邊坐起，破曉前的寒冷，他拉起來克蓋住肩膀，灰色的光線從洞口漏入，火早已熄滅。

他的視覺爬滿鬼魅的象形文字，半透明的線條記號自行排列在碉堡牆中性的背景上。他看看自己的手背，見到皮膚下微弱的螢光分子依著不可知的編碼規則爬行。他舉起右手，實驗性地移動。它留下微弱閃動的視覺殘留痕跡。

手臂和脖子後的汗毛豎立。他齜牙蹲踞，感覺那音樂。脈衝淡出，回來，淡出……

「怎麼了？」她坐起，抓開眼睛前的頭髮。「寶貝……」

「我感覺……好像興奮劑……妳這裡有嗎？」

她搖搖頭，伸向他，她的雙手放在他的上臂。

「琳達，誰告訴妳？誰告訴妳我會來？誰？」

「在海灘上，」她說，有什麼逼著她看向別處。「一個男孩。我在沙灘看到他。可能十三歲。他住在這。」

「他說什麼？」

「他說你會來。他說你不會恨我。他說我們在這裡不會有事，他還告訴我雨水池在哪。他看起來

像墨西哥人。」

「巴西人，」凱斯說，新一波象徵記號從牆上洗下。「我想他是從里約來的。」他站起來努力穿進牛仔褲。

「凱斯，」她說，聲音顫抖。「凱斯，你要去哪？」

「我要去找那個男孩，」他說，音樂澎湃回流，依然只是節奏，穩定而熟悉，雖然記憶中找不到它的位置。

「不要，凱斯。」

「我到這的時候，覺得好像看到什麼。從海灘過去的一個城市。但昨天它不在那。妳有沒有見過？」他用力拉起拉鍊，拉扯鞋帶上解不開的結，最後把鞋子朝角落一扔。

她點點頭，目光低垂。「哦，我有時會看到。」

「琳達，妳去過那裡嗎？」他穿上夾克。

「沒有，」她說，「但我試過。我剛來後，很無聊。我想再怎樣那是個城，可能找得到什麼鬼的。」她做了個鬼臉。「我甚至癮都沒犯，我只是想要而已。所以我拿了一罐吃的，調得很稀很稀，因為沒別的罐子裝水。然後走了一整天，有時候，看得到它，那個城，而且看起來不遠。但它從來沒變得更近。然後它開始接近，我看到它是什麼。那天有些時候它看起來像毀掉了，要不然好像沒有人，但有時候我覺得看到光，從機器、車子或什麼反射閃出的……」她的聲音減弱。

「它是什麼？」

「這個東西，」她比手勢指著火爐，深色的牆和晨光鉤勒出的洞口，「我們所住的地方。它變得越來越小，凱斯，你越接近，它越小。」

在洞口前最後一次駐足。「這事妳問過那個男孩嗎？」

「問過。他說我不會懂的，而且我在白費力氣。說它像，像是．．．一個事件。還有它是我們的地平線。『事件的地平線』，他叫它。」（註：Event horizon 天文學：圍繞著奇點的邊界，所有物體進入這邊界內便永不能逃脫，連光線也不例外。引伸為沒有回頭的一點。）

這些詞對他沒有意義。他離開碉堡，盲目走出去，朝向——不知怎麼他明白——海的反向。現在象形字符快速跑過沙，從他腳邊逃開，行走時又縮回。「嘿，」他說，「它要垮了。敢打賭你也知道。那是什麼？『光』？中國破冰器在你心上咬開一個洞？可能迪西·腦死線不是隨便就能解決掉的？呢？」

他聽到她在叫他的名字。回頭看見她跟著他，但沒要趕上來，法國工作褲扯壞的拉鍊飛拍她褐色的腹部，裂開的布框起陰毛。她像是芬「大都會全象術」舊雜誌裡的女孩活了起來，只是當她被鹽銀色的海邊草叢絆倒，她看起來很累很悲傷很人性，撕破的衣服很可悲。

然後，不知怎麼，他們站在海浪裡，他們三人，男孩的牙齦很寬，亮粉紅色襯著他褐色瘦削的臉。他穿一件破爛褪色的短褲，四肢在滑落的藍灰色浪中格外細瘦。

「我知道你，」凱斯說，琳達在他身邊。

「不，」男孩說，他的聲音高而悅耳。「你不認識我。」

「你是另外那個人工智慧。你是里約。要阻擋冬寂的那個。你的名字叫什麼？你的圖靈代號。是什麼？」

男孩在浪中倒立，大笑。他用雙手行走，然後一翻翻出水外。他的眼睛是里維耶的，但裡邊沒有惡意。「要喚出一個魔鬼，你必須知道他的名字。人類曾經夢想過，現在以另一種方式真的做得到。你知道的，凱斯。你的工作是學會軟體程序的名字，那長而正式的名字，擁有者想盡辦法要隱瞞的名字。真正的名字……」

「圖靈代號不是你的名字。」

「神經喚術士，」男孩子說，面對升起的太陽眯起長長的灰眼睛。「通往死亡之域的小徑。我的朋友，你所在的地方。瑪麗——法蘭絲，我的夫人，她準備了這條道路，卻在我可以讀到她時代之書之前，她的王扼殺了她。神經來自銀色的道路，神經系統。說故事的人。招喚亡靈的巫師。我喚醒死者。哦，不是的，我的朋友，」男孩跳起舞，褐色的腳在沙上打印，「我是死亡者和他們的國度。」他笑起來。海鷗鳴叫。「留下來。如果你的女人是鬼，她並不知道。你也不會知道。」

「你開始破裂。冰壁要破了。」

「不是的，」他說，忽然間沮喪起來，瘦弱的肩膀垂下，腳磨著沙。「事情比那單純得多。但選

擇在你。」灰眼睛沈重望著凱斯。全新的一波象徵在他眼前掠過，一次一行。在象徵後面，男孩彷彿透過夏日柏油升起的熱氣蠕動。音樂變得很大聲了，凱斯幾乎聽得出歌詞。

「凱斯，寶貝，」琳達說，碰碰他的肩膀。

「不，」他說。他脫下夾克遞給她。「我不知道，」他說，「可能妳在這裡。不管怎樣，這兒會變得很冷。」

他轉身走開，在走完第七步，他閉上眼睛，看著音樂在事物中心形成。他還是回頭看了，只有一次，但沒睜開眼睛。

他不需要。

他們在大海邊，琳達李和自稱神經喚術士的瘦男孩。他的皮夾克垂在她手上，招惹浪花。

他跟著音樂走下去。

繆康的錫安混音。

有一片灰色地帶，像細緻紗屏移動的印象，雲紋綢，簡單繪圖軟體產生的不同程度半色調。長長靜止在菱形鐵網後的風景，海鷗凝在黑水之上。人聲。黑色鏡面平原，傾斜，他是水銀，一顆水銀珠，滑下平面，擊上隱形迷宮數角，分裂，流回一體，再滑落……

「凱斯？老大？」

音樂。

「你回來了，老兄。」

音樂從他耳邊拿開。

「多久？」他聽到自己問，發現嘴非常乾。

「可能五分鐘。太久了，我想把插頭拔掉，寂說不行。螢幕變怪，然後寂說把耳機給你。」
他睜開眼睛。一條條半透明字符疊影在繆康的面孔。

「還有給你藥，」繆康說。「兩片皮膚貼。」

他平躺在圖書館螢幕下的地上。錫安人扶他坐起，但這動作把他扔進β苯乙胺的野蠻急流中，藍色皮膚貼灼痛他左腕。「藥物過量，」他好不容易說出。

「來吧，老兄，」強有力的手在他腋下，像舉小孩拉起他，「我和我得走。」

工作車在哭。β苯乙胺給了它聲音。它哭個不停，不管在擁擠的畫廊，長長的走道，或者在經過泰—艾地窖的黑色玻璃入口，在那兒的墓穴裡，寒冷是如此漸進滲入老艾施普的夢境。

這段過程在凱斯是延長的急流，車子的行進和藥物過量的瘋狂動力沒有分別。等到車子終於報銷，座位下冒出一陣白色火花，哭號停止。

這東西滑到III珍海盜洞穴前三公尺處打住。

「多遠，老大？」繆康幫助他移下劈啪響的小車，車子內部的滅火器在引擎部份爆炸，團團黃粉從百葉窗和維修點噴出。百靈自後座滾下，拖著一隻失靈的足一跛一跛走過假砂地。「你得走，老兄，」繆康拿起控制台和組建，把吸震索甩上肩膀。

凱斯跟在錫安人後面，電極圍著他脖子咔答咔答響。里維耶的全象造像等著他們，酷刑場面和吃人小孩。莫莉破壞的三聯幅。繆康視若無睹。

「慢點，」凱斯說，勉力趕上大步前行的人。「一定要做得對。」

繆康停步轉身怒視他，雷明頓拿在手上。「對，老兄？怎樣才叫對？」

「莫莉在裡面，但她失去意識。里維耶會投射全象，他也可能拿了莫莉的箭槍。」繆康點點頭。「然後還有個忍者，家族保鏢。」

繆康眉頭皺得更深。「你聽好，巴比倫老兄，」他說。「我是個戰士。但這不是我的戰鬥，不是錫安的戰爭。巴比倫打巴比倫，自己咬自己，你知？但神說我和我要把剃刀莉煞帶出來。」

凱斯眨眼。

「她是個戰士，」繆康說，好像解釋了一切。「老大，現在你告訴我，我不殺誰？」
「III珍，」暫停後他說。「裡邊一個女孩，穿一件白袍，連著帽子。我們需要她。」

當他們到達入口，繆康直接走進去，凱斯別無選擇只好跟著。

III珍的國度被遺棄，游泳池空蕩蕩。繆康把控制台和組建交給他，走到池邊。在白色池邊桌椅後的黑暗裡，高度及腰的崎嶇殘壁迷宮暗影幢幢。

水耐心拍打池邊。

「他們在這裡，」凱斯說，「他們非得在。」

繆康點點頭。

第一枝箭穿進他的上臂。雷明頓怒吼，槍口焰火在池底燈光照映下呈現藍色。第二枝箭擊上霰彈槍，使它一路旋過白磁磚。繆康重重坐下，摸索手臂上突出的黑物，用力拔它。

秀夫從暗影中步出，第三枝箭已在張緊的細長竹弓弦上。他一鞠躬。

繆康瞪著他，手還在鋼箭桿上。

「動脈沒受影響，」忍者說。凱斯想起莫莉描述過的愛人殺手。秀夫是另外一個。永遠不老，他發出一種寧靜感，全然的平靜。他穿著邊緣磨損的乾淨卡其工作褲，像手套一樣合腳的深色軟鞋，在大腳趾處像足袋分開。竹弓可做博物館藏品，但突出他左肩的黑色合金箭袋，卻像來自千葉最好的武器店。他褐色的胸脯十分光滑。

「你第二隻箭割到我的大拇指，老兄，」繆康說。

「科氏力，」忍者說，再鞠一躬。「旋轉式重力中的慢速發射體，最難了。不是有意的。」

「III珍在哪？」凱斯走過去站在繆康身邊。他注意到忍者弓上的箭頭像雙面刀片。「莫莉呢？」

「哈囉，凱斯。」里維耶從秀夫身後的黑暗漫步出來，莫莉的箭槍在手。「不知怎麼，我以為會看到亞米帝吉。現在我們從瑞斯塔星團雇幫手了嗎？」

「亞米帝吉死了。」

「說得更準確一點，亞米帝吉從來就不存在，不過這消息並不令人吃驚。」

「冬寂殺了他。他在繞行紡錘體的軌道上。」

里維耶點點頭，他的長灰眼從凱斯瞟向繆康又瞟回來。「我想一切就在此結束，對你而言。」他說。

「莫莉在哪裡？」

忍者放鬆編結的細弓弦，弓放低。他走過磁磚到雷明頓滑止的地方，拾起槍。「全無巧妙可

言，」他說，好像說給自己聽。他的聲音冷靜而悅耳，每個動作，甚至在身體靜止和休息時，都是舞蹈的一部份，永不結束的一支舞。然而即使暗示出強大的力量，卻依然帶著謙沖與坦然的單純。

「她也在此畫下句點。」里維耶說。

「III 珍可能不同意，彼得，」凱斯脫口而出，對自己的衝動沒有把握。藥物還在身體系統裡凶猛發作，過去的狂熱又攫獲他，夜城的瘋狂。他想起在事物邊緣遊走時，偶然天賜恩典，使他有時說得比想得快。

灰眼睛收窄。「為什麼，凱斯？你為什麼會這麼想？」

凱斯微笑。里維耶不知道刺激模擬裝置。他急著搜尋她幫他帶的藥物而沒注意到。但秀夫怎麼會沒發現？凱斯確定忍者一定先查過她的裝備和隱藏武器，才會讓 III 珍照顧茉莉。他決定，忍者知道，因此 III 珍也知道。

「告訴我，凱斯，」里維耶說，舉起箭槍的胡椒罐槍口。

什麼吱吱發聲，在他身後，輾軋聲再起。III 珍推著茉莉從影子中出來。她坐在一張華麗的維多利亞時代浴椅，像蜘蛛腿的高輪子每次轉動都發出尖音。茉莉被紅黑條紋的毛毯深深裹起，古董椅藤編的窄椅背高聳在她之上。她看起來非常小。破碎。白得發亮的微孔膠遮起受損的鏡片；另一片隨著她的頭在輪椅前進的震動中空洞閃光。

「熟悉的臉，」III 珍說，「我在彼得演出那晚見過你。這位是誰？」

「繆康，」凱斯回答。

「秀夫，把箭移除，包紮繆康先生的傷口。」

凱斯盯著莫莉，她虛弱的臉。

忍者走向繆康坐的地方，途中暫停把弓和霰彈槍放在絕對構不到的位置，然後從口袋拿出什麼。一對斷線鉗。「我一定要截斷箭桿，」他說，「離動脈太近。」繆康點頭。他一臉灰色，泛著汗光。

凱斯看著III珍。「時間不多了，」他說。

「準確一點，對誰而言？」

「對我們任何人。」秀夫啪一聲截斷金屬箭桿。繆康發出呻吟。

「說真的，」里維耶說，「聽這個失敗的騙子絕望前最後的懇求，妳不會覺得有趣的。我可以跟妳保證，非常讓人可厭。他最後會跪倒在地，願意出賣母親，演出最無聊的性籠絡……」

III珍仰頭大笑。「我不會嗎？彼得？」

「鬼魅今晚要搗亂了，小姐。」凱斯說。「冬寂要對抗另一個，神經喚術士。絕不動搖。妳知道這件事？」

III珍揚起眉毛。「彼得曾經暗示類似的事，不過，多跟我說一點。」

「我見到神經喚術士。他提起妳的母親。我想他像巨大的可讀記憶組建，能夠記錄人格，不過它其實是完全的隨機讀取記憶。被構成的組建物以為他們在那裡，像它是真實的，但它就是永遠不斷地

進行。」

III 珍從浴椅後走出。「在哪裡？形容那個地方，這個組建。」

「一個海灘。灰色的沙，像需要磨亮的銀。還有一個水泥建築，有點像碉堡．．．」他遲疑。「不是什麼豪華的，只是很舊、殘破。如果走得夠遠，你回到原點。」

「對，」她說。「是摩洛哥。瑪麗——法蘭絲還沒嫁給艾施普之前許多年，她還是個女孩的時候，她在那海邊一個廢棄防舍紮營，獨自一人過了整個夏天。她在那想出她哲學的基本架構。」

秀夫直起身，把鉗子滑入工作褲。他雙手各拿了一截箭。繆康閉著眼睛，手緊壓在二頭肌上。「我會包紮傷口。」秀夫說。

凱斯在里維耶用箭槍對準他擊發之前，即時倒下。飛鏢像超音速小蟲呼嘯過他的脖子。他翻滾，看到秀夫在他舞步中又一次軸轉，箭簇的刀片尖在他手中反轉，箭桿平置在手掌和硬直的手指上。他反手輕輕一揚，手腕動作快到模糊，箭插進里維耶的手背。箭槍落到一公尺外的磁磚。

里維耶尖叫。但不是出自痛楚。那是憤怒的尖噪，如此之純之淨，因此沒有半點人性。

從里維耶的胸骨刺出兩道結實的紅寶石細針光線。

忍者喉嚨咕嚕一聲，踉蹌後退，手遮住眼，然後再度平衡。

「彼得，」III 珍說，「彼得，你幹了什麼好事？」

「他弄瞎了妳的複製男孩。」莫莉冷淡地說。

秀夫放下捧起眼睛的手。凱斯在白磁磚上定住不動，看到毀掉的雙眼中飄出蒸汽。

里維耶微笑。

秀夫旋入他的舞蹈，循原步子走回。當他站回弓箭和雷明頓之上時，里維耶的微笑消失。他彎

身——凱斯看起來像鞠躬——然後找到弓箭。

「你瞎了，」里維耶說，往後退了一步。

「彼得，」III珍說，「你不知道他在黑暗中也以照樣做嗎？禪。這是他練習的方式。」

忍者慢慢張起弓。「現在你要用全象分我的心嗎？」

里維耶往後退進泳池後的黑暗。他掃過一張白椅，椅子腳在磚上發出聲響，秀夫的箭忽然抽動。

里維耶拔腿就跑，翻過一段低矮不平的牆。忍者的臉全神貫注，流滿安靜的極喜。

帶著微笑，他輕輕走進牆後的暗影，武器準備好在手。

「珍小姐，」繆康悄聲說，凱斯回頭，看到他從磚地上拾起霰彈槍，血濺灑上白陶磚。他甩開安全鎖，把肥槍管架在傷臂的手彎。「這會轟掉妳的頭，沒有巴比倫大夫修得好。」

III珍瞪著雷明頓。茉莉從條紋毯的包覆中掙脫出手臂，抬起包住她手的黑球。「拿掉，」她說，「把它拿掉。」

凱斯從磁磚上爬起來，抖抖自己。「秀夫即使瞎了也捉得到他？」他問III珍。

「當我還是個小孩，」她說，「我們很喜歡把他眼睛矇起。他在十公尺之外射穿紙牌上的牌

點。」

「彼得活著反正跟死了沒差，」莫莉說。「再過十二小時，他要開始凍結。全身不能動，眼睛也是。」

「為什麼？」凱斯轉向她。

「我在他的爛命下了毒，」她說，「差不多像帕金森氏病的症狀。」

Ⅲ珍點點頭。「是的。在讓他進來前，我們做了例行的健康掃描。」她用某種方式觸動黑球，球從莫莉手中彈開。「黑質體細胞選擇性的毀滅。形成路易體的徵兆。他睡覺時流很多汗。」

「阿里，」莫莉說，十指刀片瞬間亮出閃閃發光。她用力拉開腿上的毯子，露出充氣固定。「是鹽酸配西汀。我請阿里幫我特別調配一批。體溫升高可加快反應速度。N—甲基—4—苯基—1236，」她唱著，像小孩背誦行人道上跳房子遊戲，「四—氫—吡—啶。」

「特效藥物。」凱斯說。

「對，」莫莉說，「超慢的特效。」

「簡直駭人聽聞，」Ⅲ珍說，咯咯笑了起來。

電梯裡很擁擠。凱斯和Ⅲ珍擠到骨盆壓骨盆，雷明頓的槍口抵著她下顎。她笑得詭異，抵得更緊。「妳別搞了，」他說，感覺無助。他鎖上槍的安全鎖，但還是怕極了會傷到她，她也知道。電梯是條鋼圓柱，直徑不到一公尺，原本只為搭載一人。繆康抱著莫莉。她包紮了他的傷口，但支撐她顯

然讓他很痛。她的臀部把控制台和組建壓上凱斯的腎。

他們升出重力，朝軸線和核心前進。

電梯入口隱藏在通往走廊的樓梯旁邊，Ⅲ珍海盜洞窟設計的另一特色。

「我似乎不該告訴你這事，」Ⅲ珍說，伸長脖子好讓下顎避開槍口，「可是我沒有鑰匙去你要的房間。我從來都沒有。這是我父親維多利亞式的怪癖之一。鎖是機械式而且非常複雜。」

「Chubb鎖，」莫莉說，她的聲音被繆康的肩膀掩住，「別怕，我們有他媽的那把鑰匙。」

「妳的晶片還有用嗎？」凱斯問她。

「現在是八點二十五，下午，格林他媽的威治標準，」她說。

「我們有五分鐘，」凱斯說，此時門在Ⅲ珍身後突然打開，她朝後慢慢翻了個筋斗，摩洛哥袍子的淺色衣摺圍著她大腿翻騰。

他們到達中軸，漫射光山莊的核心。

茉莉撈出尼龍繩圈上的鑰匙。

「你知道，」III珍說，覺得有趣伸長脖子。「我印象中沒有複製存在。妳殺了我父親後我派秀夫去搜他的東西。他找不到原始那把。」

「冬寂想辦法把它藏在一個抽屜後面，」茉莉說，小心把Chubb鑰匙的圓柱桿插入一扇單調矩形門上的凹槽開口。「他殺了放鑰匙的小孩。」當她嚐試開鎖時，鑰匙順利轉動。

「頭像，」凱斯說，「在頭像後面有一塊鑲了鍍石的面板。拆下它，我就從那裡切入。」然後他們在房間裡。

「我的老天爺，」腦死線拖著南方人講話的慢調說，「你真相信慢慢來，是吧，小子？」

「光準備好了？」

「要慾火焚身了。」

「好，」他反身。

發現自己透過茉莉的那隻好眼往下注視，看著一個面色蒼白的頹廢人物，以放鬆的胎兒蜷姿飄浮，符

控流域控制台夾在大腿之間，一條銀色電極帶在深影中閉起的眼睛之上。男人凹陷的雙頰，長了一天的暗色鬍鬚，臉上泛著汗光。

他在看自己。

茉莉的箭槍拿在手中。她的腿隨著脈搏每次跳動而抽痛，但她還能在無重力中操作。繆康浮在附近，三珍的細臂被一隻褐色大手抓緊。

一段光纖帶從小野——仙台連出，優雅環轉，接上頭像終端珍珠外殼背後的方形開口。他再度按下開關。

「『光級標記十一』，九秒後爆發行動，倒數，七，六，五．．．」

腦死線一路把他們鍵擊上去，平穩的上升，黑銻鯊的腹鰭表面，在微秒瞬間突然暗沈。

「四，三．．．」

凱斯有種置身小飛機駕駛座的奇怪感覺。在他前方的黑暗平面忽然發光變成他控制台鍵盤的完美複製。

「二，爆衝——」

一頭穿過翡翠綠乳脂玉的牆，速度的刺激感是他在符控流域從所未見．．．泰絲爾——艾施普的冰壁碎裂，隨著中國程式的刺入一層層剝離，令人焦慮的實心流動體景象，彷彿破鏡的碎片在墜落中被

彎曲又拉長——

「老天，」凱斯說，充滿敬畏，光在泰絲爾——艾施普核心沒有地平線的領域上扭轉傾飛，無盡的霓虹城市風景，明亮如寶石，銳利如刀片，複雜到傷眼。

「嘿，幹，」組建說，「那些東西是 R C A 大樓。你知道舊的 R C A 大樓嗎？」光程式俯衝過一打一模一樣的資訊高塔閃亮尖頂，每一個都是曼哈頓摩天大樓的藍色霓虹複製。

「你看過解析度這麼高的？」凱斯問。

「沒見過，不過我也從來沒破解過人工智慧。」

「這玩意知道它的目的地嗎？」

「最好是。」

他們下落，在彩虹霓虹谷中喪失高度。

「迪西——」

手臂狀的影子從下邊閃爍的地面展開，無形無狀的黑暗沸騰群體……

「公司，」腦死線說，凱斯擊觸他控制台的影像，手指自動在案上飛舞。光忽然反胃大轉向，接著倒退，猛烈向後，打破它是實體載具的幻想。

陰影繼續生長，擴大，遮蔽起資訊城市。凱斯把他們直線拉起，在他們之上是無距離感的綠玉冰碗。

核心中的城市此刻不見了，完全被他們下面的黑暗掩蓋。

「那是什麼？」

「人工智慧的防衛系統，」組建說，「或防衛的部份。如果它是你的朋友冬寂，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友善。」

「解決它，」凱斯說。「你動作快得多。」

「以攻為守，老弟，就是你現在最好的戰略。」

腦死線將光的尖刺對準下面暗色的中心，開始俯衝。

凱斯的感官輸入跟著速度歪曲。

他的嘴裡充滿藍色疼痛的味道。

他的眼睛是兩顆卵狀的不穩定結晶，跟隨名為雨、聲如列車的頻率振動，忽然間一片細如髮絲的玻璃刺叢林嗡嗡長出。玻璃尖刺分裂，一為二，二為四，在泰絲爾—艾施普冰壁的圓頂下以指數成長。

口腔上顎無痛劈開，放進的小細根快速纏繞起舌頭，飢渴汲取藍色的味道，以滋養他眼睛的水晶叢林，叢林壓迫上綠色的圓頂，壓上被阻礙，又分散擴張，往下生長，填滿泰—艾的宇宙，再往下進入城市等待中的不幸郊區，也正是泰絲爾—艾施普企業的頭腦所在地。

他想起一個古老故事，國王把硬幣放在棋盤上，每格硬幣數目倍數增加．．．

指數……

四面八方黑暗下降，一個鳴唱的黑色球體，擠壓著他幾乎要變成的資訊宇宙所延伸出的水晶神經，……

等他被壓縮在全部黑暗的中心，變成無有，黑暗中出現無法更黑的一點，然後有什麼撕裂了。

光程式從晦暗的雲中迸發，凱斯的意識像水銀珠分開，在一片暗銀雲色的無盡沙灘上形成一道弧形。他的視野是圓的，彷彿單一視網膜襯在球體的內部表面。這球體包含了所有東西，如果所有東西可以被數得出的話。

而在這裡，每一件事物都能夠被計算出。他知道建構出海灘沙粒的數量（這個數目被編碼進一個僅存在於神經喚術士頭腦裡的數學系統）。他知道碉堡內貨櫃箱裡黃色口袋的數量（四百零七）。當琳達李甩動一根漂流木，在夕陽沙灘涉水而行，她身上被鹽覆蓋的皮夾克拉鍊沒拉，他知道左邊拉鍊黃銅齒的數目（二百零二）。

他在海灘上空斜傾光程式，大圓弧度旋轉，透過她的眼睛看到這黑鯊體，一隻在低雲帶飢餓的安靜鬼魅。她嚇得畏縮，扔掉木枝，奔跑。他知道她脈搏的速率，每一步幅的長度，丈量之精準可滿足最嚴謹的地球物理學標準。

「但是你不知道她心裡在想什麼，」男孩說，此刻在他身邊同在鯊魚體的心臟地帶。「我也不知道她的心思。凱斯，你錯了。在這活著就是活著。沒什麼不同。」

琳達在恐慌中，盲目投入海浪。

「制止她，」他說，「她會傷害自己。」

「我沒辦法制止她，」男孩說，他的灰眼睛溫和而且美麗。

「你有里維耶的眼睛，」凱斯說。

白齒一閃，長而粉紅的牙齦。「但沒有他的瘋狂。因為我覺得他的眼睛很漂亮。」他聳聳肩。

「跟你說話我不需要任何面具。不像我的兄弟。我創造我自己的人格。人格是我的媒介。」

凱斯把他們拉起，很陡的爬升，遠離海灘和驚嚇的女孩。「你為什麼把她丟給我，你這小混蛋？他媽的一次又一次，翻來覆去搞我。你殺了她？呃？在千葉？」

「不是。」男孩說。

「那是冬寂？」

「也不是。我看到她死到臨頭。從你有時想像你能在街頭舞動察覺出的形式。這些形式是真的。在我局限的範圍內，我已經複雜到能夠解讀這些舞動。遠比冬寂強得多。從她需要你的強烈，從你廉價旅館棺材艙門的磁碼鎖，朱利亞斯·迪恩在香港襯衫裁縫的帳戶，我看到她的死亡。就跟外科大夫研究病人掃描圖上的腫瘤陰影一樣清晰。等到她拿了你的日立給她的男孩讀取時，她根本不知道內容是什麼，更不知道怎麼去兜售，她內心最深的期望是你會去追她然後懲罰她。我在這時介入。我的作法比冬寂更有技巧。我把她帶到這裡，進入我的裡面。」

「為什麼？」

「希望也能帶你到這裡，把你留下。但我失敗了。」

「現在呢？」他把他們轉向回雲層。「事情要怎麼發展？」

「我不知道，凱斯。今晚就連母體都在問自己這個問題。因為你贏了。你看不出來你早贏了？在海灘你離開她的那一刻就贏了。她是我最後一道防線。在某種意義上來看，我很快就要死了，冬寂也是。里維耶更是確定，現在他癱瘓在我III珍·瑪麗——法蘭絲小姐公寓裡殘破的牆根下，他的黑質體無法產生能夠把他從秀夫箭下救出的多巴胺受體。不過里維耶會以這對眼睛活下來，如果我能被允許保留它們的話。」

「還有那個字，對不對？那個碼。所以我怎麼贏？我贏狗屁。」

「反身回去吧。」

「迪西去哪了？你把腦死線怎麼了？」

「麥考依·普利願望實現，」男孩說，微笑。「除了他的願望，還有更多。他送自己穿過母體裡最無敵的防禦，不願我的希望把你鍵擊進這裡。現在反身吧。」

凱斯一人在光的黑刺裡，迷失在雲霧中。

他反身。

進入莫莉的緊繃狀態，她的背堅硬如石，手環在III珍的咽喉。「好奇怪，」她說，「我完全知道妳會是什麼樣子。妳複製出的姐妹被艾施普用同樣方式做掉後，我在她臉上看到了這個樣子。」她的雙手很溫柔，幾乎像撫摸。III珍睜大的眼睛中充滿恐懼和慾望；她因害怕和渴望而顫抖。III珍的頭髮在自由落體中纏結，在那之後凱斯看到自己緊張的白臉，繆康在他身後，褐色的手放在穿著皮夾克的肩膀上，在地毯電路圖織紋上穩住他。

「妳會嗎？」III珍問，聲音像孩子。「我想妳會的。」

「密碼，」莫莉說，「跟頭像密碼說出密碼。」

切出。

「她要密碼，」凱斯尖叫，「那賤人就是要！」

他張開眼對上終端頭像冷靜的紅寶石凝視，它的白金面殼鑲著珍珠和青金石。在它之後，莫莉和III珍在慢動作擁抱中扭轉。

「給我們他媽的密碼，」他說，「如果妳不說，會有什麼改變？妳有什麼他媽的變化？妳最後就跟那個老頭一樣。妳會把一切毀掉再重新蓋一次！妳把牆再築起來，越來越緊．．．我完全不知道冬寂贏了要發生什麼，但至少冇變化！」他混身發抖，牙齒打顫。

III珍身子軟下，莫莉的手還在她的細喉上，她的深色髮飄浮、纏結，一團柔軟的褐色髮網。

「曼圖亞公爵的宮殿，」她說，「有一串越來越小的房間。它們盤繞著大寓所，在雕刻得非常漂亮的門框後，你得低身才能進去。宮中的侏儒住在那。」她虛弱微笑。「那可能是我嚮往的，不過在某個意義上，我想我們家已經成就了比這個結構更宏大的版本……」她的目光鎮靜下來，感覺遙遠。然後她往下注視凱斯。「拿去你的字，賊。」他切入。

光滑出雲層，霓虹城市在他下面。在他之後，黑暗的球體開始縮小。

「迪西？你在這嗎？老兄？你聽得到我？迪西？」

只有他一個人。

「混蛋解決了你，」他說。

盲目的動力，他疾飛過無盡的資訊風景。

「一切結束前你得恨個人，」芬的聲音說，「他們，我，都無所謂。」

「迪西呢？」

「有點難解釋，凱斯。」

他的四周瀰漫芬在場的感覺，古巴香菸，煙味鎖入霉味軟呢，不敵礦物鏽蝕洗禮的老機器味。

「仇恨將帶你通過，」聲音說。「腦子裡那麼多小小的觸發點，你就把它們全部一舉拔除。現在你一定要恨。監視硬接線的安全鎖在你們剛進來腦死線指給你看的大樓下。他不會阻止你。」

「神經喚術士，」凱斯說。

「他的名字不是我能知道的，但是他現在已經放棄了。你要擔心的是泰——艾的冰壁。不是那個牆而是內部的病毒系統。光對他們放在裡面亂跑的有些東西毫無防衛。」

「恨，」凱斯說。「我要恨誰？你告訴我。」

「你愛的是誰？」芬的聲音問。

他把程式快速轉彎，朝藍色大樓俯衝。

物體在旭日光芒般華麗的尖塔上自行發射，是變幻光面構成的閃動水蛭形。數百個快速盤旋而上，動作隨機如黎明街頭翻飛的紙片。「脈衝波形干擾系統，」聲音說。

他陡斜進入，化自我痛恨為燃料。當光程式遭遇第一波防衛者，灑出一葉葉的光，他感覺鯊形喪失某個程度的實質，資訊的組織開始損失。

接著——頭腦古老的點金術和它廣大的配藥系統——他的仇恨流入手上。

在他驅動光的尖刺穿入第一座高塔底部前的瞬間，他到達了一個造詣高峰，超越自己從來不知也無法想像的層次，超越自我，超越人格，超越知覺，他動作，光跟著他動作，以古老的舞姿，秀夫的舞踊，躲避攻擊者，在那一秒中，他身與心介面互動之優雅，受賜於他清晰而且一心一意的死亡願望。

而舞姿中的一步是極輕地觸擊開關，剛剛夠他反身——

——此刻

他的聲音如無名鳥鳴叫，

III 珍一首歌回應，三個

音符，高亢而純淨。

真名字。

霓虹森林，雨在熱燙行人道上沸騰。油炸食物的味道。港邊棺材艙的汗水黑暗裡，一個女孩緊抱住他的腰。

但一切隨著城市風景退卻：城市如千葉，如泰絲爾——艾施普企業一層層資訊，如微晶體面上刻的道路和叉路，印在折起打結的汗漬絲巾……

在樂音中醒轉，白金終端不斷唱出旋律般的話語，說著瑞士銀行數字帳號，透過巴哈馬軌道銀行付給錫安的款項，護照和通道，還有將在圖靈記憶完成的深刻而基本的改動。

圖靈。他想起噴漆的古銅肌膚在投射的天空下，翻落鐵欄杆。他想起了慾物街。

聲音繼續歌唱，把他催入黑暗，但這是他自己的黑暗，脈動和血液，他總在那兒入睡，在自己而不是任何人的眼睛之後。

他又醒來，以為在做夢，張眼看到闊嘴白牙嵌著金門牙的微笑，艾羅把他綁上「巴比倫搖滾」

的重力網。

接下來是長段的錫安混音脈衝。

終曲：出發與到達

她走了。他打開他們凱悅套房門時就感覺到了。黑色的蒲團，松木地板磨亮出暗沈光澤，紙屏風以幾世紀培養的細心擺置。她走了。

門邊黑漆酒櫃上有封短信，單張信箋，對折一次，用流星鏢鎮著。他從九芒星的下面抽出短信打開。

嘿。一切都很好，只是磨掉了我幹這行的銳氣。我已結帳。

我猜跟我神經接的方式有關吧，自己小心，好嗎？

XXX莫莉

他把紙揉成一團丟在流星鏢旁。拿起星星走到窗邊，在手裡轉動它。他們在錫安正準備去JAL的航站時，他在夾克口袋裡發現它。他低頭看著它。他們一起去千葉進行她手術的最後部份時，經過她買飛鏢給他的那家店。她在診所的那晚，他去「茶甕」看瑞茲。在他們前五次來這裡時，某種感覺讓他不想來，不過現在他想回去看看。

瑞茲服務他，沒半點認識他的神情。

「嘿，」他說，「是我，凱斯。」

那雙老眼從深色皺紋網中注視他。「啊，」瑞茲終於說，「好手。」酒保聳聳肩。

「我回來了。」

那男人搖了搖他髮茬大頭。「夜城不是人回來的地方，好手，」他說，用一塊骯髒的布擦拭凱斯面前的吧台，粉紅操縱器嗡嗡。他接著去招呼其他客人，凱斯啤酒喝完走了。

現在他觸碰流星鏢上的尖芒，一次一點，慢慢在手中轉動。星星，命運。我甚至還沒有用過這鬼玩意兒，他心想。

我甚至不知道她眼睛的顏色。她從來沒給我看過。

冬寂贏了，以某種方式和神經喚術士溶合，成為另一個什麼，從白金頭像跟他們說話，解釋它已經改動了圖靈的記錄，洗去他們所有犯罪的證據。亞米帝吉給他們的護照依然有效，兩個人在日內瓦數字帳戶下已存進大量數目。馬可斯·加維號最後被歸還，繆康和艾羅由透過與錫安星團有交易的巴哈馬銀行付款。回程在「巴比倫搖滾」上，茉莉解釋聲音是怎麼告訴她有關生化毒物的事。

「說它已經解決了。好像它那麼深入你的頭腦，使你的腦自動製造酵素，所以它們現在已經鬆脫。錫安人幫你換血，全部沖掉。」

他凝視下面的皇家花園，星星在手中，回憶起光程式刺入高塔群下的冰壁，他驚鴻一瞥Ⅲ珍死去母親在那裡演化出的資訊結構，在那一刻他忽然領會，明白了為何冬寂用蜂巢來代表它，但他卻

沒有半點反感。她已經看透低溫冷凍的假永生；不像艾施普和其他小孩——除了III珍之外——她拒絕把她的時間延展成一段段串在冬天鍊索上眨眼即逝的溫暖。

冬寂是蜂窩般的集體意識，決定者，導致外在世界的變化。神經喚術士是人格。神經喚術士是永生不滅。瑪麗——法蘭絲一定在冬寂內建了某樣東西，一種不可壓抑的衝動驅使它非得讓自己自由，與神經喚術士結合。

冬寂，冷而安靜，一隻符控蜘蛛在艾施普沈睡時慢慢織網。織出他的死亡，他的泰絲爾——艾施普版本的滅亡。一個鬼魂，對著名叫III珍的孩子耳語，把她從她階層所要求的僵化位置中擰出來。

「她好像根本不當一回事，」莫莉說過。「揮揮手再見。小百靈在她肩上，那東西斷了條腿，好像是。說她得去跟她一個兄弟見面，很久沒看到他了。」

他記得莫莉在凱悅大床的黑色記憶膠墊上。他走回酒櫃從裡邊架上拿出一瓶冰凍丹麥伏特加。

「凱斯。」

他回頭，冰滑的玻璃杯在一手，另一手是流星鏢的鋼。

芬的臉出現在房間巨大的克雷壁式螢幕。他看得到這男人鼻上的毛孔。黃牙跟枕頭般大。

「我不是冬寂了。」

「那麼你是什麼。」他瓶子直接對口喝，沒有半點感覺。

「凱斯，我是母體。」

凱斯大笑。「那又讓你怎麼樣？」

「無所在，無所不在。我是所有成果的總數，一切的一切。」

「這是III珍母親希望的？」

「不是。她無法想像我會變成什麼。」黃牙微笑擴大。

「所以總結是什麼？事情現在有什麼不一樣？你主導世界了？你是神？」

「事情沒有不一樣。事情就是事情。」

「可是你做什麼呢？你就是在那兒？」凱斯聳聳肩，把伏特加和流星鏢放在櫃子上，點燃一根
頤和園。

「我和我的同類對話。」

「但你就是一切，所以你跟自己說話？」

「還有別的。我已經找到一個。在一九七零年代，八年間紀錄到一系列訊號，不過，當然，在我出現之前，沒人能知道，也沒人回應。」

「從哪來的？」

「半人馬星座。」

「哦，」凱斯說。「是嗎？沒騙人？」

「沒騙人。」

之後，螢幕一片空白。

伏特加留在櫃上。他收拾他的行李。她幫他買了很多衣服。他不是真的需要，但某個原因讓他沒把衣服留在旅館。他關上最後一件昂貴的小牛皮行李袋時，想起了流星鏢。推開酒瓶，拿起它，她送的第一個禮物。

「不必。」他說，轉手旋出，星星飛離他的手指，銀色的閃光，埋進壁式螢幕面。螢幕甦醒，亂數圖案從一邊微弱閃動到另一邊，好像想擺脫某個使它疼痛的東西。

「我不需要你。」他說。

他用瑞士帳戶大部份的錢換了新胰臟和肝臟，剩下的買了新的小野——仙台，還有一張回蔓生地的機票。

他找到工作。

他找到一個自稱邁可的女孩。

然後十月裡一個夜晚，把自己鍵擊過東海岸核分裂管理局的紫紅梯層，他看到三個人物，很小，不可思議，站在巨大資料階梯其中一層的邊緣。雖然小，但他還是分辨出男孩笑容露出的粉紅牙齦，曾經屬於里維耶的閃爍灰色長眼睛。琳達還穿著他的夾克；他經過時，她朝他揮手。但第三個人物，緊站在她身後，手臂放在她的肩上，是他自己。

某處，很近的地方，出現那似笑非笑的笑聲。
他再也沒見到莫莉。

溫哥華，1983，七月

